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觚

賸

鈕琇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九十四輯

精裝：十一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133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一二六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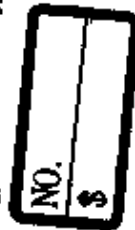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鈕琇著

孤

臆

敘言

鈕琇清江蘇吳江人字玉樵貢生康熙時。知項城白水沈邱蒲城高明等縣。所至有惠政。博雅多聞。工詩文。其詩亦變風之流。婉麗悲激。其文幽豔悽動。著有白水縣志臨野堂詩文集觴賸等書。

觴賸正篇八卷。分吳觴。燕觴。豫觴。秦觴。粵觴。續編四卷。分言觴。人觴。事觴。物觴。觴酒爵也。賸餘也。玉樵以觴賸名其筆記。蓋茶後酒餘。隨所至之地。記述明末清初雜事。立意嚴正。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雖間涉鬼神報報之說。亦有破除迷信之談。其記錄清代科場。才媛較閩。牡丹考證。金石異聞。廣東月令。粵中奇字。名士酬唱。環球冊封。均屬珍貴史料。尤其錄存忠孝文章。惠士陳言等篇。雖惻惻但可歌可泣。文題意境。並撫唐人。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平閣

原夫天為石補光乃麗乎三辰地以蠶勝力且維乎四極蓮生嶽上巨靈  
運掌而山開鳥走雲中后羿彎弓而日落若其游神六合抗想千秋都非  
易測之情實有難窮之理然則莊生齊物何得置北溟而不談屈子離騷  
能無仰東皇而欲問乎况夫鬼盈暎載易留語怪之丈神降筆言文發興  
妖之論杏壇書垂筆削辨六鷁之畫飛龍門事著興亡誌一蛇之夜哭是  
知虞初小說非盡出於荒唐郭氏遺經固無傷於典則也余也生雖已晚  
世不逮夫柳娘思則靡涯心常傾夫蒼叢幼而就傅延吳札於楓江長且  
厭官謁徐陵於柏府初垂編帶便學長吟繼傍玉臺每聆新語入燕都而  
懷故國記覽夢華登梁苑而晤名賢書攜行秘迨夫衣繹素釋貧典黑貂  
旅食三年不斷岸魚之淚宦歸千里無餘劉寵之錢遊跡則雁池鳧渚聞  
厯編餘行裝則玉格貝編討搜獨富既而聽雞函谷策馬蘆關數密法於  
秦仄欲辨怪哉之氣懷和聲於周鳳還題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諸絲笈  
橋山陵寢繪以黃圖今則仍繪銀章更臨珠海鷓鴣啼處朱華錦石之鄉

蝴蝶飛時丹窸羽衣之洞官逢闕殺得虎說於荒江語習椒隅成魚吟於  
靈府祭花賓至快雄辯之當筵話兩人歸喜華牋之在篋於是傾觚授簡  
抄以小胥因而別地稽時彙為全帙言其大略蓋有三馬爾其蕭斷吳門  
曲留小海筑推易水歌起悲風愁散揮絃廣陵之音欲絕潘郊闌筆重陽  
之句無苟非闡此嘉名誰復求之幽壤至乃江頭孝女黃絹無傳塞外  
文姬青蛾莫贖簾窺燕子新愁頓夜月之樓門倚桃花舊笑憶春風之徑  
維美昭於繡管斯艷發于香籤更若大夫觀止雅擅多能君子至斯風推  
博物疏不遺于草木學通絕經註兼及乎蟲魚功期翼雅爰以資其考索  
非止襲夫傳聞然而宇宙茫茫人如粟渺江河滾滾世亦浮浮目不越於  
方隅每以常而為怪心苟通乎大造將何幻而非真念茲得失之林總歸  
陳迹悟彼逝來之境庶得遐觀姑存此日瑣言豈曰珠能記事倘附他年  
野史亦云稗以備官焉爾

康熙庚辰三月既望吳江鈕琇玉樵甫書於高明官署之根青閣

解讀目錄

卷一 吳版上

歲寒集

貞白樓詩

西山五七言

布囊焚餘

虎林軍營唱和

刀田遺詩

序賦創格

絢蘭詞

芷崖詩句

秋燈

虎丘題詩

逸老堂對

秀門三絕

酒芝

陶庵剛正

釋氏親送

奏雙溪祠

扁舟訪隱

公歸集

怨鶴行

鬼話

術者言

僧虎

今藥府

內外蛾迷

憤僧投池

卷二 吳版中

仙根

樵隱

事類翁子

鶴癖

沈香街

借卧魚缸

泥無身

史癡

小楊枝

白月

佞佛

去年此日

邵邑侯前生

桃花魚

蚊橋幻遇

藏金卷

吳充墓

香吉

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吳介紫

笠澤古柏

白鶴紅豆

羊珠

疥蟲

浮桶

芋栗

水災風變

科名異數

賦梅揮雲

酒兵

黑漆漆

釣史懷吉

卷三 吳縣下

姜楚蘭

雲娘

沈香藤狂

河東君

湯素晚

墨池

昧娘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樓梧閣

小鸞

宛在

張麗人

卷四 吳縣



朱園表

誦鄭

西園蘭石

延平女子

杜亭

劉將軍

李侍御

蔡木榜

鬼徒

半仙

驢子石

粵藩孫定

再世婚

圓圓

李旂六

水樹

姜郎

琥珀紫

竹垞詞

碧血

三別號

程公引

福壽難兼

服禁

晚遇

燕京元夜詞

五經中式

卷五 雜錄

副吏名言

鳴缸屬說

除夜覘士

呼名批頰

潛窺衫錄

李通判

淡如

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婿

孫家庄

警駭

雲蟲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卷六 春秋

兩大文章

蔣山備

秦將禮客

樹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鬼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溪幽禱

粟兒

放化

空中黃檗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鼻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金蝦蟆

飛浮石

規書

高宮磨

卷七 身似上

五瘴

仆木自起

六貞女墓

啖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雷邁

百歲觀場

道暹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塘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徒民

產卵

浚濬得碑

西園瘞爐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卷八 身似下

張耒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連縱暴

跋金

福北新頭

偽憤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阿貌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駭蹟卷一

吳江鈕琇玉樵輯

吳脈上

歲寒集

余幼從吳南邨先生於家塾。受尚書左氏傳及時制義。所見者。還甚富。惜在髫髻。不及抄緘成編。未幾夫子下世。遺業零落。越今三十餘載。偶於故篋中。搜得數章。故錄於此。擬道路憶山中云。微陽澹遠薄。羈客困塵鞅。理帛策今志。烟霞屬羣想。連連楚粵郊。一步一迴仰。重境隔紫霄。夙昔憑把酒。每爲春辰歸。歸雲見秋蕙。新開納曙景。襟器春初爽。自生性情悅。願領丘壑長。浩浩九門津。怏怏十目矚。野積被文錦。雖貴非所賞。銅斗瞻浙碧。禹穴顧已莽。新游非故鄉。登頓益慨慷。空抱嵇生琴。戚戚發哀響。追和孟東野。審交云。枳棘初生時。青青似柑柚。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水。小人田中莠。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甯爲管華薄。莫效蘇李厚。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競。艷陽有人籬。角閤孤芳寒。交近與蒼松。絕濫籍秦官。亦可傷。賦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名區屯宿莽。春向幾人家。銜曉鷓啼鳥。碑殘卧

落花堂裏無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東門偏種瓜。百戰餘荒壘。陽和尚草  
萊。青帘花外肆。烏鵲雨中臺。怨氣流為火。腥痕繡作苔。登高如可賦。愧乏鮑生才。  
田家秋興云。九月築場後。田家事事幽。斷橋霜下坂。修竹水邊樓。鷓鴣犬無心。畫  
菰有望秋。詩疏攜錡短。栽枳結羅稠。燈火鄰舂共。魚書社飲修。落桑杭入蕩。覆草  
棟成丘。簷瀑貪朝坐。溪雲動晚謳。牽蘿閉補漏。策杖偏尋雋。夢以無因永。行緣得  
句留。所須無凍餒。城市有何求。寡女行云。明月夜照井。上霜如花寡。女開中堂當  
軒。乳乳朝復暮。機中之錦他人裳。夜闌月轉燈燼滅。獨向空牀抱冰鏡。君不見東  
家鸞髮娘。垂老嫁人為媵妾。西門行云。西門有高塚。乃是城中富家兒。當年不樂  
為後人。嗟後人。嗟後人。仍效之日復一日。坐令青鬢綠。疏布裘。屈木屐。此物我所  
製。奈何坐令他人嬉。城中車馬客。不向西門塚。上馳即向西門塚。上馳塚中之人  
不能復起。相追隨。請盡今日歡。明日非我知。東門行云。出東門。意欲前。欲前未及  
得前。遠聞兒啼女泣。使我僕馬為流連。君但行。勿留連。堂上有兩親。機中有絲日  
一練。賤妾舖糟糠。終不令君親饑且寒。道傍之水泥。濁濁長安馬。多食粟。一車獲  
一車積。願君為臣忠。為吏廉。吹風到茅屋。結駟歸來非我欲。西山爽氣云。雨歇池  
館涼。開軒睇原隰。遠峰如盟楸。蒼翠淨可吸。竹樹延清輝。苔階響餘滴。群鳥次第

起遠背晨光淡我意亦悅之曳杖遙與即曠然融心魂神領與自給松風塞雙耳  
米鹽誰容入出門無可營坦坦任所適寄題周藝庵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棲處浮  
名信可逃竹繞理瓦屋水足受魚舫近渚饒菰蔣低簷見桔槔從知予去後雙板  
沒新蒿葦秦通小徑鷓鴣火旬成邨亂水繞三面數家同一門藝重來問字鄰更共  
攜尊飲遺桃花出無人解覓源寄故鄉諸友云白雲紅樹隱溪塘何處登高可望  
鄉百里畏遠天外夢兩年愁鬢客中霜刺秦慚負千金歸為空迴九曲腸倘有  
貧交問流落尚懸雙眼看蒼蒼夫子為王崑崙山人之甥明末食餓歸安名馳三  
吳兩浙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號南邨與兄東里弟西山偕隱日以文酒相娛并手  
輯同志之詩曰歲寒集先生為人溫厚而嚴正終其身絕跡城府吳興莊氏子聘  
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禍

貞白樓詩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祭與先君同受知於黎博庵副使鼎革後築樓溪濱繞以修  
竹而種菊其下賦詩飲酒絕意人世自南邨師歿先君即命余從易庵遊今易庵  
年已八十有二無子以繼其傳手抄貞白樓詩寄余若其餘之傳之者存其一二  
亦可以見興象之恬襟懷之峻矣閩上已序云上巳不詩閩而詩紀異也蘭亭已

矣。禊事猶存。雖迹類嬉遊。而志存瀟灑。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潭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開。撫令節以舒光。涓水麗珠。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遊之歡辰。咏唱之良邁矣。迺者節序非疎。賓朋散逸。黃龍夢香。白水吟空。言念曩今。能無涕泣。當百華作記。年冠永和。乃其臨流感慨。猶致歎於世殊事異。揆厥所悲。一何遠也。至元嘉祖道之會。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鈞天雜奏。盲眊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八春饒勝事。我復愛花辰。曲水門闌。舊重風節序。新被除如有待。觴咏宜解頰。寂寞尋芳侶。重來訪隱淪。上巳日種菊云。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裁。力鋤非種去。思想故人來。宿土承新露。疎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今錄其二。風霜頗感。鶻敗葉夫階。几我庭日寥廓。一望盡披靡。人事苦長謝。天道有傾否。古桂發幽馨。吾無篋乎。俯仰觀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風頓涼冷。衣被應裝綿。妻兒負單夾。敢戲當我前。問我我不應。四顧空茫然。南鄰貧傲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齊。豈復問愚賢。

西山五七言

吳西山重暉行十。南邨先生之弟。少年詩名甚著。惜早卒。其詩長於寫景。如野眺



云花明背郭寺。柳暗入村橋。醉歸云。行亂牽搖櫂。鷓鴣觸過船。村居云。木脫雲辭  
徑。木登鳥集門。吳興旅次云。老藤隨樹倒。危石帶沙崩。村橋遠眺云。天長衆鳥去  
林遠細烟升。春窗對雨云。窗雨沈花影。簷風落鳥聲。游硤石東山云。柳深鶯坐穩  
栢老鶴巢危。曉寒云。霜花騎古木。水骨壓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隱月。迷路樹  
鉤衣。七言如題畫云。遠水日斜漁倚棹。空山雲起客登樓。入山云。江寒雁落蘆花  
國。山冷人歸楓葉村。秋霽云。檻外雨過群壑響。簷前風定一蟬聞。春怨云。鶯殘好  
夢憎啼鳥。催理新妝惱侍兒。新還云。竹孫脫箨看過屋。鷓鴣離並浴川。雨望云。  
廢苑亭臺新牧隴。孤村烟水舊漁家。秋夜云。幽砌露寒蛩近榻。荒園槿落犬穿籬  
皆可傳也。

布囊焚餘

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置身僧寺。抗守臣現得之。與愛僕楊貫玉。幕友  
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為巾葛衣。不言。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二卒  
以竹輿昇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  
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遷卒所焚。  
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憤縱橫二十年。宜知閔位在於關。

桐江空繫巖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此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任。一帆仍向十洲歸。登山遶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遠。管甯客遼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生獨不辰。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嶺。有覩此面目。難為父老言。智者以為辱。愚者笑我頑。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焉。

虎林軍營唱和

吳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縹緲過。唾壺鼓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眺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遠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

儼割席應知愧管甯。兩世先時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  
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銜  
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琴瑟  
詩。其三園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紫羅身。流螢夜度梯袍冷。採葦朝供麥飯新。  
故望左驂歸越石。遂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閉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  
厯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說成書  
刑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  
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  
運移宋曆終江海。功就斯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  
國云。閭閻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抉眼衰年看越人。羅  
刹江頭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盡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  
云。杭州刺史最風流。蕭鼓樓船春復秋。識誚每櫻丞相怒。判書常應老翁求。六橋  
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  
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象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  
幾禁而牧。繒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

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大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 力田遺詩

潘樞章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道亡。間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書。引據考證。糾訛闢外。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詩。多所採取。竟諱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從學吳南村夫子時。曾錄其古近體詩數篇。留敵篋中。今檢而存之。并著博議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讀五代史云。唐室亂天。紀驚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萬乘起。傍徨取守。既同道。貽謀安得良。遂令燕雲地。化為狼與羊。倒受太阿柄。失勢還自戕。有宋鑿其弊。居重御四方。矯枉失之過。國威遂不彊。善哉府兵制。作法貴於涼。卜居二首云。每愛西山好。烟霞無蚤昏。茶香晴送鶴。果熟曉爭猿。得意花顏色。會心鳥語言。幽尋偏得性。獨住志空存。極望草萋萋。春原肥乳羝。青桐誰見竇。朱鳳滿何樓。短褐晨霜重。征塵夕照流。浣花溪有約。杖履不應違。關山月云。繡衣金匱匪。寶馬鐵連珠。出身誓向邊。場死那能究。轉妻兒前。

離家復見故鄉月。見月思鄉情不歇。天山飛鳥却向南。龍頭流水分嗚咽。暮前健  
兒歌且悲。霜寒風勁。胡馬肥。閨中遠不聞吹笛。塞上愁誰聽。搗衣可憐。夜闌山  
月。只照從軍不照歸。丁亥春。與文心兄理平川舊業。歸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賦歸  
來。別業藍田且共栽。廢驛舊經征戰盡。野花初向別離開。數通畫角連笳起。一樹  
斜陽帶鳥回。馬水獨憐華髮改。詩卷兩事老餘才。憶戊子秋。過外家東衡里。因寄  
表弟章伯升云。數載烽烟隔渚隈。清溪整色望中開。山將落日排雲去。水抱孤帆  
拂岸來。巷口燕巢春繞樹。門前虎跡曉銜苔。援琴四壁貧何恨。孫叔當年不治財。  
奕隱贈雲間謝輝之用秤字云。扁舟問我書溪行。坐覺九峰秀色生。當局盡從疑處  
失。先機誰向敗中爭。白雲侵戶明書几。紅葉當階覆石枰。身世漁樵何處穩。獨能  
蟬脫任浮名。酬王雲初夕坐有感見寄云。虛無映捲簾。林壑尚餘炎。露咽蟬高樹。  
風吹月短簾。雄談曾歷膽。怪事幾張髯。鄭重瑤華贈。聊從紫氣占。靈巖懷古云。半  
空塔影迴參差。入眼興衰欲問誰。麋鹿有情傷地僻。草花無主恨年移。溪山尚倚  
吳王劍。江月空彎西子眉。薄暮老僧為指點。白雲封處六朝碑。和陶乞食詩。贈乞  
食諸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為羣。望門投食。予謂救災恤鄰。誼也。况上無所  
呼號。下不為剝劫。而使首一飯。猶良民也。淵明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日月尚悠。為

志未已乞食賢者之事乃眾人侵為之慨然有作溝壑勢所迫買買行安之促步  
望烟火低頭好言辭善志主人意高義無嗟來升斗竭所餘滿腹輒展危感激話  
疇昔內熱詳羊詩同里無賑恤曷云濟世材愧客供給薄強飯以相貽移居詩贈  
人云近知卜梁到江濱運跡即依水岸分波底白鷗漁有國天邊蒼翼雁為羣故  
鄉回首桑麻接曲徑通人鷄犬聞吾亦經營滄海計乘槎浩蕩一從君

序賦創格

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為博士弟子有聲國初晦跡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  
不去於懷終以憂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為余內兄畢西臨作當泣草序曰  
學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太傅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華是歌九辨悲雨雪  
於阪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  
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而莫反玉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故府久  
為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園獵騎萬里揚沙暮起巨歌九門落日西山  
草綠誰傳社飯於諸陵北殿紹黃徒思臘酒於故闕逢荆卿之故友相對生悲登  
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虎銀雁  
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麋鹿之遊鵲觀前夕作牛羊之

道劉琨既逝。嘯未舉而樓空。祖述云亡。鷄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誰共攀夫桂樹。  
道上王孫。獨自尋夫芳草。遂乃下雲陽。登石屋。望遠則目屬青龍。臨空則悲生黃  
鶴。彈箏拊筑。傭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簫。乞食吹小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窮。  
遠起阮公之哭。於是駕雲鶴。乘白霓。王良為御。造父前馳。巫咸申命。詹尹陳辭。遠  
遊誰去。成舉何之。橫四海其馬極。望夫君而太息。弔玉米於江陵。奠椒漿於太乙。  
風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鶯蓋飄零。徒憶辛君之邑。儂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  
道啼鵲。見故家而飲血。浮雲白帝之鄉。羽旗何處。細草黃陵之廟。珮聲俱沒。斯則  
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柏於林間。不獨齊君歌鳥。為於江上。甯唯越子。乘犢過  
程。義之臺。成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為之髮指。  
然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則路無朱燭。寄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  
鳥不來。望飛雲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窮河漢之槎。金馬碧鷄。日斷岫嶼  
之使。所以仲連絕跡於海濱。伯鸞息影於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旁人。鍾儀之  
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憂。荼若其如甘旨。嗟呼。世修曼以多艱。心悱惻而  
永嘆。往路憂多。焉得化蛻於嬰弟。來日苦少。不逢斟難於彭殤。悠悠蒼天。其已焉  
哉。乃為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嘯兮心未安。感皇穹兮

獨無言歌既闋。畢于泣數行而去。詩序以賦體用韻。此為創見。又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漪。如耳之鳴。如駟之驟。如巫之祝。如蟬之鳴。如燈之焰。如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鐵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鄉。魯閔如財如戰。如聚如笑。如男女合。如魔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論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雷如爆。如仙如佛。如霰如醉。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帝。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洩於山。蓄於山。如佞如博。如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遶遶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槁。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漸。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錫金璧。種種然而瓦礫。瓦礫。種種然而楹。柱。牆。種種然而牙。牙。鉞。戟。種種然而脛。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瘠。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為之祟。而人為之祟。而寒為之祟。而暑為之祟。而風為之祟。而日為之祟。而飲食為之祟。而仁為之祟。而義為之祟。而醫為之祟。而巫為之祟。而其耳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與林通。不然胡花。而其鼻也。與魚蟹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與道人通。不然胡鐸。而其髮也。與狐



通不然胡艷而其髯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軍通不然胡戰而其膝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縲通不然胡繫而其背也與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然胡割而其膝也與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也與金通不然胡沉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而非生也而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為生也死忘其為死也而病也

紉蘭詞

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新標雋俱已譽高黃納價重為然若黃子鴻所著紉蘭別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也摘錄數闕以見其概昭君怨咏落花云每愛春來偏蚤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簇香稠幾點猿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帶泥却踏沙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頻軟博山銷盡沉烟篆越羅裁得稱身無黃昏蚤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又淺并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卧金鈴犬風流子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離舟蒼苔路彷彿認層樓想曉燕催梳春鶯教使雲翻舞掌雪噴歌喉誰曾管疏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茶陌塵香重停五馬紅牆月冷悄候千牛風流渾未戲春珠沈翠頭

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來有持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  
 題取斷腸詞句當我纏頭一剪梅云迤邐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也有漁家酒旗  
 挑出竹籬笆映朵桃花映朵梨花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  
 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  
 三春逐日聯鑣飛鞚山北山南方菲賞遊別尋幽勝記披襟直上雲峯絕頂潭飲喚  
 青天應誰道多生踏蹬舊情懷都來難柵十年回首交游嚼蠟功名豈能除却枯吟  
 酒腸暮胆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若把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  
 瀉長洪雪捲秋空自憑天斬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楫多少英雄問擬話從戎夕  
 照沉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滄波量不得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熟之鶯沙人

芷崖詩句

蕭詩字中素號芷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為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  
 暇閒以吟咏益呂微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適於沈子竹  
 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雁云稻梁謀自遠霜月滿偏宸過墟樓廢訪  
 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為  
 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并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平

神望柳絲。輓桐月較書云。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花憶舞裙。贈別諸遠之云。山  
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闕一律。最為時所傳誦。詩曰。獨  
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遠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鷄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  
多賢士。葡萄壯客顏。

###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籠燈為鱗甲。蜿蜒垂  
虹。鈞雪間。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  
英白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審秋燈。龍  
舟綠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  
玩月行。家家賄勝經營徧。柳竹懸毵光彩現。製成綵勝出文鴛。剪就銀花迴舞燕。  
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簾擬畫圖。燦燦遊人齊袂服。盈盈艷女持當壺。豪門得  
賞鰲山景。深夜甯愁涼露冷。鈞雪灘邊大樹新。垂虹亭下星橋整。別有殊方獻鬼  
功。機關走馬寶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棹。滿湖  
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鼉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  
可哀。女牆弔月啼寒螿。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

人不慶昇平樂。每事還嫌舊日疎。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  
過雲流。舞罷朱欄盡綺綺。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  
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警蹕來。踏燈又  
龍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擁香車。競梳高髻稱浮渣。並曳新裾號月  
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  
輕衫樣最時。邊闌曲調有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非。蕭條獨有楊  
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朗吟即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字行  
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  
帙浩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常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為工。故微傷於氣。然  
煉燈一篇。婉麗悲宕。而奢儉盛衰之感。寓焉。洵無愧為風人也。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謫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再鑪此日又相逢。  
黑頭蚤已差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  
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卧子作。

逸老堂對

若中吳。魁家饒於貨。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為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編海。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善。因重修遺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鵷懸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烟衰燭。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瑤戈。待整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既悲壯。書復蔚跂。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為回幹。費千餘金。事乃已。

秀門三絕

寒山趙均室人文淑。工寫形畫。並無粉本。但咏玩山中花草蜂蝶。造物成圖。自得天趣。其姑陸卿子妙有文筆。均蚤善篆書。淑精能繪事。一家三絕。吳中以為秀門。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岵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為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顧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益玉春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鑿中。李奇其文。卜為異日偉器。歲將闌。王家設具饗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

有酒。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請讓。李亦威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闕。出館俸十金為贈。乃附賈船歸。其所贈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妻索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乘。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覓新。李即發罌。罌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顧酒敗不可飲。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携以北。上為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為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為疎財敦友之報。而此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陶庵剛正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為勸。駕黃意不

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決月。孟陽出海棠小筵。示黃  
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馬。陶庵變  
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  
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惟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  
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索數百金。賂先生。父令  
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  
非有。另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  
者所能為乎。

###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遂  
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墮地。蓋釋氏親送也。長  
而文卷日著。膂力過人。以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舉義旗。聚舟  
師數千。結營長白蕩。吳叔督兵下吳江。眾遂解散。全家俱溺於水。易乘小舟。避  
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為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  
竟磔於市。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為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瑞時豕圈。小有姜旻。輒曰五聖為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貨錢。既說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闌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咸無虛日也。雖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昇災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鵬跡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鱸。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替者。詣案自陳曰。聰明



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權監察御史。罷官歸。未湔者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 怨鵲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淡。一日託形野鵲。飛集生館。生方沉醉。對鵲訴其愁苦。鵲忽墮淚。生遂問絕。歎仆書床。既而嗚咽為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蘇。鵲亦飛去。董若雨為之賦。怨鵲行云。白鵲復白鵲。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一不鳴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鵲。惆悵儂如許。二白鵲長鳴行客沾裳白鵲淚垂。一何琅琅鵲鳴尚自可。鵲淚愁殺我。三呼郎來前念郎愁苦。僕不願封侯。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錢塘雨。四

### 鬼誤

騏邨嚴氏為菴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檣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卧忽聞樓上索索聲心慄焉以為鬼來矣俄而卒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啟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褰幃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而裸踞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角里街徐園匠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膈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縑衣雛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逸地疾走眾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啞然有聲以漆盒絨履移時聞寂啟視則化為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未郡已改服雜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嬰感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雜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倣人入未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僧虎

會稽宋廿一者家貧少孤居日鑄山下其業樵事母至孝每早起為母及晨候母

飯罷乃負担入山新橋歸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共早餐。比去日亭午矣。入山行里許。一老僧坐道傍。語廿一曰。我待若久矣。若來何晏也。予雖果腹如老僧之餒何。廿一不解所謂。曰。我素不與師期。曷我責為僧。曰。我期即若期。若豈忘之耶。余憊甚。請藉子為拄杖子。可乎。竟起撲廿一背。廿一不得已負之行。行覺體漸重。戲之曰。黃面瞿曇。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大本空。老僧與居士俱以未能解脫為恨。毋獨哂老僧也。且行且語。其山中人刻竹為器者。自高岡望見之曰。此非宋廿一耶。曷為乎負虎而走。共攀竹大呼。虎乃自背躍下。跨湖而去。廿一驚仆湖水。剗竹者趨至問故。廿一曰。向者我視為僧。不意其為虎也。微爾輩幾不免虎口。衆視宋所著絮襖。左肩黃土五點。掌跡宛然。右肩則爪透三分矣。廿一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業負販。姚竹友曰。人獸之機。轉於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歟。

### 今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久傳於世。我邑潘吳二子。分類作明史記成。各撰今樂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復雜解題三卷。俱於被難時散。餘家易庵夫子。亦潘吳同志也。貞白樓詩稿中。有今樂府。其詞曰。權門大吹權門好官。自我為吏。罵誰復論。嗚以南。林以北。權門有實志。出入函簿都城天地異。徒令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

馬稱群犬。信信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為。右權椒山膽何壯哉  
 一月官四遷。遂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淺。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  
 百折。終不回甯。與夏曾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  
 之心。即復爾。刀鋸鼎鑊甘如香。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  
 何用。蟒蛇為右椒山膽錄存遺響。以著題所自始焉。

內外蛾述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籍。身歿家徒。有妾  
 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悉啟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  
 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  
 妾是其言。楊乃襁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  
 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  
 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內外蛾述。聞者傳為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  
 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孀。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臚仕。皆益都  
 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僕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遺雙後。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鯁齷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硯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僧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携妓而來。設饌招提。是僧偶坐。醜飲。商聲窺視大怒。亟欲解。又不能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旦。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重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泣而來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

--	--	--	--	--	--	--	--	--	--	--	--	--

蘇轍卷二

吳軾中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  
鄉間柴氏柴氏子世俊夢入  
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為根  
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  
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  
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童童  
出樵隱近咏相示其五律畫  
花深月出邊詠螢云撲扇慙  
世浮沈笑白鷗贈友云吟田

鑿金霍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率皆蛙鳴狗吠耳。

### 事類翁子

孫天開名脩。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自涿督學。闕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為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瘵。改適於孫。不半載而病瘵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 鶴癖

長山王進士岫生。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皋舉。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雙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踟躕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為鶴固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鍰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縣。狸奴見其面。空撲蝶。俯仰可觀。遂令百姓促蝶。因此墨吏議罷去。

###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汴。游金陵。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



乃廣購沉水香。斷為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紬美錦製衣數篋。裝巨艦訪之。入門  
值有客在。妓顧項若不復識。項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兩項命  
潔前堂。昇床置其中。闈院爭來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接  
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笑詎春  
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僕出篋中衣。悉裂之。奮大槌碎床焚於  
庭。烟焰晨空。遍城聞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街。

### 借卧魚缸

為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為絕類。桑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携一獼猴為伴。  
家貧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  
以詩曰。帝陵秀復添龍卧。客路清惟有鶴隨。

### 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頫名彥。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  
榜所居。練晚齋曰。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髭。又曰。聞歌喉。為眾人寡。賭  
笑面。花輸我。歲常於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  
長三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寸。見者皆指為狂。性喜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名。

獨至荒塚中露宿。其得一遇年三十二而歿。臨歿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題中有符致。此仙者。亦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錄。晚齊集。其自為墓誌銘甚佳。詩歌。率不拘繩律。如鶯生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道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逢首髮如亂絲。返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瑋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怒詰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輒若無人。蓋尸解矣。

### 小楊枝

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禮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辭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

清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白月

楚中杜於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日照詩人眾闕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凌晨必焚香誦咒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獲大罪過無復生理富捐此穢臭以圖贖伯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踊投河伯合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如

為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西陽雜俎載刀豆其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扶劍豆。則此豆亦似以蠶得名耳。蠶然之。又指盤中鷄卵問寅旭曰。先有鷄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鷄乎。王以形化氣化之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眾共服其起雋。

###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甯人。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東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並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白矣。邵具道其故。叙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貧悴。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 桃花魚

吳公竝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携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

錦詩次又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場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教。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眉山朱公拙修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蚤夭，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第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蛟橋幻遇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艷，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闥，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甯，許因說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閨之艷，幽谷之姝，偏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漸中憫。我猶勝之。若君婦，則危為蓬頭，既疥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諸姑妯娌，集閨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與某私某為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寔。眾遂嘿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稽住牖，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臆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為煩，絮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瞥見前婢，持衣

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但聞自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  
烟霧經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襲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危  
而進山有芳腴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  
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縶縶踰夕情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  
辭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八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為凶室文山  
不之信設卧具於上牀寢焉夢一金甲神前來曰吾侍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  
萬兩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  
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子女適逢喪亂糜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顧東公遶士勿  
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為明季舉使者燦然白蠟悉如券數索之南返家用以饒

###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上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  
平其封發石槨充赭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釵臂  
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賈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為銘

耳挑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海可四五百許。

瘡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既死一僕。即火其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僕也。日索飲食。飼以脂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開口言。必大痛。垂絕。如是數。餘怒曰。我欲他往。竟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治。求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怒罵。樵厲聲曰。孽事。敢言我乎。夜半瘡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神詣陸。臥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前。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且起視。索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鎔者。出冶。忽化異狀。中為小鏡。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寶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高然悉具稜角。宛然成謂之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籍揚州。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過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

為校徒地。仲辭以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未幾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取而焚焉，怪遂絕。

### 吳介繁

介繁，字子繁，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經月，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求昏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衾翻枕橫，狀如蟬脫。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聞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舁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情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青衣伺我於床。是夜汝輩守視，偶懈，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牕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適去。今介繁尚存，常口道其異。

###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鱗葉，蓋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並燕枝葉，里



人施姓者見之。以為下必有異。持錘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緣絡土中。絲斷錘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蜿蜒丈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木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斛。或為人形。或為禽形。或為獸形。土人以鬻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曠。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艤舟寺前。趨而入。顧傍人曰。少待。即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瓊少許。則所償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為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為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 白鶴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鶴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屬曰。汝宜遠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遷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

寇作。花色如梓。英小於槐角。霜後英落。其子深紅可愛。

###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近日嘉興九里匯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歿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宰以饗客。看者覺羊肚中粟粟然。剖而灌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雜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為搜取其疥。內蠶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精。種種蒸可數。亦有老少者。色白。但其口精黑耳。

###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沈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即沉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瓦瓶各二。瓶質甚粗。碎之。表裡瑩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莖。青葱倍常。

###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實。或作芋栗。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未思庵註杜。定作芋栗。為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蔬。中有粉葉芋。和醢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即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殼磨而漉之。以水蒸。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蓋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所以狂飈村落之家。漂床沉灶。人皆露處。統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日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何懸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趨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耆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發感入冥。與南斗。祇差一度。冥主風故。風力戾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益狂猛。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牆墮屋者。十家而九。所在為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楹。大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

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 科名異數

常州巢儀部震林疏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次仍在一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至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極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怒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

回篝燈灑墨苦吟達曙百咏既成亟書送集民渠民讀之擊節笑道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卷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靡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澗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在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氍枕畔淚花輕颺了隔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葉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幮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為之絕倒

### 酒兵

唐人有酒衝愁陣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余不能一集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兵者矣其詩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狹少年狂痛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鼉鼉遊波底乖龍魂欲懼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浙秋溼橋東初把酒嬌嫁因之罄囊篋舉觴對月月無光一夜煩憂頭蓋雪昨午輟轉瀛洲城閉置官衙類蠶絲主人獨酌羅浮春高腔小隊喧私宅令我酒不敢飲霜娥夜怨無情容長揖飄然信所之西歸復理羊城楫一椽初賃伯通廡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時恰遇蟾魄圓觸者狂懷興蓬勃書篋搜衣質庫還瓶之罄矣

那復惜陳村。且酒買十甕。綠袖黃蕉。隨意設廣寒宮。妃試新粧。雨洗鉛華。倍瑩潔。微雲薄縷。寬裳輕涼。颺細曳。凌波襪。如此好景。若不醉。天公笑我真癡絕。四筵狂客。鼓掌起。君言適與同調。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捷。伐旗標。兩翼各張。軍射覆。藏鈎。隨弄劇。濟陽驍騎。稱蔡髯。一鼓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蹶。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逢袁彥伯。崑崙關。破酒尚溫。大笑三軍盡。投憤贊。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奇。伺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兔。量而後會戰。必捷強。吳勁楚。掃穽空。何有江黃與滕薛。焚焚鼓絕。喧未休。驚起鄰翁罵。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此。今夕百年幾。過此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遠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請為贊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生小瘡。如蠶。因更號贊翁。夙負經世之畧。兼工書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毫染翰。淋漓于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畫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女得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觀贊翁豪於酒而不能沈湎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曰弄酒餘閒集。

天同一生王錫闡別號餘不精究懸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卦鳩  
吻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但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  
里中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裡黑漆漆。王隱居笠澤。  
有自著天同一生傳。

釣叟慨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是富貴則  
父母不予。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觚勝卷三

吳江鈕琇玉樵輯

吳觚下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閩淮陰。興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貲之富。幾亞郿塢。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驪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為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持凝粧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麗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即攜至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啓劉曰。君侯牙樹名邦。絃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完鑰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旅南下。劉惶懼出閱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帑。濟鷁裘之困。未為過也。願假崑奴。速完邛。遇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網載宵行。劉歸視蘭室。公絃在壁。繡帳閒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偕老。

雲娘

密雲汪叅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換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腹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豔。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為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為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荏苒。藉藉。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居。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飽。夫人惋惜累日，至為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操慧賦，詩軌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吟唔，律竊科第者，皆儉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會之數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葺城陳臥子，為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覩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

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迎。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魏科瞻學。又於陳為先輩。因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為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園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屢之恨。才般解珮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結禱於芙蓉舫中。簫鼓過雲。麝蘭襲岸。齊宰合登。九十其儀。於是三泖薦紳。喧馬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紙彩鷄。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為絳雲仙。媿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壑。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輿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基。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畫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

輒上樓繙閱。雖縹緲浮椽。而某書某卷。指示尖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耆舊。宗伯赴召。旋置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龍之客。杳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肩鉤。輦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彦。莫能屈之。宗伯殊不前。帶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為柳儒士。越十載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為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蘭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釵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烟水長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壻。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託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法然曰。家有長婦。義不坐受凌削。未亾人。奩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

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為？」宗人曰：「昨所頒者，夫人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懿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以致辭曰：「妾之貲盡矣，誠不足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燕，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眾始解散。是夕，執豕魚羔，肆筵設席，申旦而畢。宗賡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闖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縲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君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縛練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先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先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給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威鬚堆鵝，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醮，終身以之，即奉雁牽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甯中饋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畫軫文樞。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亦悲豔。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鬢入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秦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耀。只愁時事正紛然。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鍾山秀才。浮渣梳頭。凝粧持妙。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倣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畫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珠娘

珠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闕閱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為率。各以鏤金牌記之。其錦韞玉軸者為最品。珠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其珠。珠即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齟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艷。盈盈欲仙。

星眸流離。遠黛明娟。復嫣然善睐。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為睐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睐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圍。以紫絳步帳。月光掩映。簾幙睐方研墨濡翰。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賽於鄰。側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睐倉卒入內閣。取畫成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悉為灰燼。亂稍定。睐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睐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陷於離亂。莞莞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為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為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痼疾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睐娘。視睐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傲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聞寂日以事請見。睐目哆口。歎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感焉。久而相悅。睐



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邀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憇半峯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爐。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緣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足愛也。挈昧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髮。髮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昧之右肩。昧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昧。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昧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昧知情之。責己也。頰頰不擇者。累曰。蓋倩娘素悅於生。恥昧之獨為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昧之至。將市穢於昧。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嫌於昧。而為生計益深。一日昧娘曉粧方竟。綺窗無事。偶盪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蚤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隔。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聞樓級忽有點履聲。乃倩娘至。昧拾鞋連屨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昧急取置鏡臺鎮榻內。而

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昧止之不能。惋悒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桃。梧桐軒下。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昧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淒綠。昧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為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緘重重。發緘而觀。則薄赫蹠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香。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釪憶鸛鷺。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廡。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昧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慙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髮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鳳花細韉。忽見昧。以昧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為昧整髻。上墜釵。昧暈臉潮紅。嚴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

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敬啟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昧之父母將欲迎昧。昧適歸。驚喜道故。昧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父母為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昧。而不愜其願。故揚紅牋之詩以誣昧。使聞於昧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昧。父母家起居外。並為昧議姻。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昧。父昧父無忤色。因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昧母耳密語。昧父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禮。昧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昧。至宴爾之夕。銀缸斜照。繡帳高張。夜闌撒粧流盼。見此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昧大號慟絕。而後甦。問香馳走。驚呼昧父母至。昧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掄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昧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昧之不禮生也。為威怒以待。昧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為硯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鄰女。見黜其主。昧愈不禮生。生大愠。昧叱詈之聲。達於庭戶。昧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賴

何屑無耻無禮。我死為鬼爾生尚能為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時維明月入戶。青燈熒熒。眯矇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窓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為書。授之問香曰。避明汝為吾送易氏命娘書畧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況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藝。散志籤圖。將謂結禱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淫我素名。織彼萋計。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為沈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蠡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譙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窓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飽絲稠雜。諧笑為謹。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踰失意。遽怒於女。咎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了鬟問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褉永以送。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窓前。莫問韶顏穉齒。將

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當在  
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自愛。無以女為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  
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是人。弄  
玉俱仙。徒為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  
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昧父母  
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昧已縊於前軒左櫬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昧父母  
及。易氏諸戚。乃棺昧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昧之為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  
而幽情如織。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  
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  
章者也。惜紫紉無托。紅顏非耦。才豐命舛。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歿後  
數日。忽有豪士。執髯拳髮。紅巾綠纓。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  
之門。排門直入。豪立馬柩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糊  
撲一觸體。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漢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  
為昧寃之所雪云。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雁公女也。歸我邑爛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澁。紅瘦蝶魂癡。澹泊無羣好。幽閒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窓時。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巖然。正當絮語牽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不嫌婉弱。唐詩所遜。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遺非稿。抑鬱而天。吳名徽字似音。

## 李婦金氏

距金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為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為其驅使。即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辜。賊獲無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為。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為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繫。而竭手持勞。猶足供饘粥。俾累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

食往來餉乙見者為之泣下。己酉夏郡遭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為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為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二。金氏死閏月同里諸子為位於崇義寺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吊祭嘉其得死所也。

### 棲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棲梧閣世遂稱為棲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豔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旬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尚勤操觚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為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壓玉簾蓮臺月半鈞。趙鬼西京誇漢賦阿兄東閣壓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芳樂笳吹碧簾秋。咏南梁云同泰齋中拜佛囉壽陽千騎波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嗔萬卷多。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臺城於棄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花妍寶帳朱簾裏蕙烟擊鼓飛衝朱雀路軍書壓損繡牀邊。嫦娥八月昏銀鏡神客還家碎錦箋。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一劍捲秋霜半

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烏琴  
聽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宛君。才華絕艷。子女數  
章者。其幼女也。鸞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時  
漸成涓滴。宛君口占一語曰。桂寒清露濕鸞。即  
敏慧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詩詞附于蕙堂佳

宛在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貴公子。其性蠢愚。偏名  
涼月皓。徑煖花芳。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  
經年。遂至奄逝。余見其遺稿二絕句云。秋入重門  
坐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黯然。黛痕消減兩眉峰  
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似此愁言。讀者尚堪腸絕。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而



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于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贊焉仙城豪貴謀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為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于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邨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為妃醒以語其母法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于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蛟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嘆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毅乎



鮑賸卷四

吳江鈕琇玉樵輯

燕贖

朱園墓表

燕市旅舍有廡。陟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勅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憲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萬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釀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擗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趺。不絕。殊述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呼。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速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誚鄭

潘稼堂未遇時。常遊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懿。少年善誚。以潘

夙有高尚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績到。聖壽日向朱門乞。蘇轍云。潘郎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輪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着繡襦歸。每句隱一事。謂鄭予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謔。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兩窗紅壁。芳墨揮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泥人西園蘭石。愴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絡暗塵。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膺為巾幗之語。書以媚筆。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閨夜宿染莊。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時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短章。悽惋可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歲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園。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彊登輿。勝斷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百憂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編。今日滴血濡毫。綃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歸。恨擬胡笳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氈車

去不回。紫玉青陵恨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那堪驛舍又黃昏。樺燭三條照淚痕。想像延津沉古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道臨時死亦難。強為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裹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於沂水縣梁莊驛舍。

### 杜亭

德州盧世淮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著杜詩胥鈔。後竣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成。

### 劉將軍

劉將軍。健勇。敢善戰。每奏功。以勇氣難下人。故旋起旋廢。畜健兒戰馬。雖家居。養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款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羣馬伏櫪。思戰場。為可惜耳。言已。歛。戲。黃父亦改顏良久。

### 李侍御

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

出接楚時鄂渚有大滑段世昌。檢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錢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執命尉牽其頭。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覲生乎。

##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澧偕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並為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媵。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任於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端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胤。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異。探花張豫章。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道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家村廟暮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煙影影因從窓榜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窓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才遺之民不至被其虐莽啖噬也吾身隱少無過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饒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冥燭禁下頃之座中共話闊壯繆侯出廳儀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若三顧之例之大笑可也眾為拊掌久之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鄴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師。去影儀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紫相間。而堅如石。猶人云。乘熱取置來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園試之果然。

## 潘頌定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書。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聞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 再世婚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床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眾方匿笑。翁晚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于日久。豈遂不相識。



耶籠篋之庚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鷺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任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觀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屢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顏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豔。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擅妃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資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昆伎。令侍櫺盪耳。上制於田。她復念國事不

甚願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山海鎮。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絃之列。輕裝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累累。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于城巖。閩鎮鑰。尤稱重任。天子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當受版之柄。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之上方。猶非所悵。君侯以田實之親。坐膺紱冕。北方芳賄。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賸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聞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累。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聞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為。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聞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

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笈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旂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羨。梅村太史有圓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銜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亾自荒宴。電掃青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筵。僕使等取將軍油碧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如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宮掖連。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哲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遙索綠珠圓內第。獨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速。雲裏不整鸞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

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紅滿鄉。烏柏紅經  
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  
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名  
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當聞傾國與傾  
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  
紅顏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麝  
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  
夜流。此詩史微詞也。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五華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  
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崎。冠以魏闕。練以雕牆。表廣數十里。  
卉木之奇。運自兩翼。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  
吳。網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童臺陋質。珠  
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匳之役。珠服  
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感鎮南天。正宜續鸞成里。諧鳳侯門。  
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禕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繫於繡榻。培輕塵  
於瓦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辜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

別墅中間。而後婦悍妒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是以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鍊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春。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至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業。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繡襦嬌鶯。聯轡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過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師。臘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聞戶。纖月流照。窻間。其弟方寢。見窻外有人欬然。而過。驚以為賊。呼兄出共搜之。無所獲。因攜燈扁室。其弟忽仆地。為鬼語曰。吾欲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聞我而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六卒。

### 水樹

喇嘛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削之。輒水出。如注。飲之清甘。駢馬亦給。插刀水止。樹層復合。不知其何名也。

姜郎

玉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暇。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啼。吳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投。吳攜歸繡。鑿密於仇儻時。有十八公風流榮達。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喻其寵。視人間麗姝。皆為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簫鼓官船。驛焉目別。長恸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揚稱玉趾。製雲蘭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膜十瓶。殺鵝。繡負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覿。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繡聞之。輒為向隅。飲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懣交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德。賤軀。誓首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以繡褌履。聽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徒。欽茲情種。達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客。以五花之相至。或輸錢而僦華。

屋或秩俎而進。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陳。塵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鍾動。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編索九衛。莫知所之矣。

### 琥珀案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為之。貯水蓄金魚數頭。殊鱗碧藻。恍若麗空。見者歎為奇器。

###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而攻於詞。故指古肖物。有從革之工。無雕繪之迹。即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適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酒粉搵酥。常引紅粧為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春。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之。殆又過焉。己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遺。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味蟹一闕云。綠蘆葦水。見半溛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葦歌漸少。滿膝香穗。魚師菰飯。新炊後。任欹斜。揀頭船。屺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紐。便八跪雙螯。都利。被筠篔掩。鮑仄行無。

計。試及開塘。翠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味蟬云。蛻餘不作遊仙夢。炎天愛淨涼吹。抱柳眠慵。樓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墮。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寄蛛網簷牙。送年樹底。為憇驚飛。紅桐移素楮。玩兩詞意。豈索懷舊。政者。追其入芸局。典棘闈。珥筆禁。亦受春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釵。一朝釋褐。歲

### 碧血

粵城黃陶菴先生為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郡邑試。是夜家廟神主震動作聲。微聞愀然若歎息者。已未歲余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即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儒召試。試時忽有風擊其卷。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為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崑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余從遊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



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或發諧語。乃使微哂。莊坐移晷。無倦容。盛夏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大司成。遂絕不為。昔李九我為南祭酒。亦然。蓋先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鑿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拔。魏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牘。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即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棖栢樸素。列貯線紉。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儻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恙。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為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海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燹其首。仆久復甦。迨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顧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為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數

其金。結交當途貴客。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賢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休戚。不受民詞。往時頗以基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獻上之獄。必孚而輸。臨以權勢。不為屈誘。以賄賂不能通公庭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鑾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秩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無帑藏。孤燈憶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樹樹。數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以逝。當是槐下淳于。重成一夢也。

### 福壽雜叢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為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丁丑。子宸輔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歲。御題百歲壽母以賜。夏太夫人是忽患脾泄。一夜數十起。旋即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羨慶。稱為萱瑞。不踰年而宸輔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歿於己卯五月。觀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莫極。言念及此。壽母雖有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天

人相從京師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遠嫁維揚。夫人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塔家以女病告。倉皇買舟抵揚。肩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恫而出。亟命與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拔笄自刺。已死。與中夫幼育儒聞。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述遺。並遵至不欲生。何如慕。竊者流。反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即現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 服禁

宜興任葵尊弘嘉。性檢樸而貌恭謹。玉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然藍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為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捨刺繡。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弛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范山徐相國為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傳。顧一見顏色。

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慙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避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漢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萬爾曰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漢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矣。西漢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履。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翠黛。依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曾望慈珠宮裏。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蕩。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騰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

登詞苑蓋特典也。比來咕噪之家以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於風簷剝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則格於成例。終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覽。今一科之內。兩獲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成天下為尤盛焉。

蘇牘卷四終



蘇贍卷五

吳江鈕琇玉樵輯

豫蘇

訓吏名言

余筮任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實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鈺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衆。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問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伴呵之曰。若輩皆博徒。秦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為請。子不敢致辭。遂巡下階。遽止之。

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饌。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謀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督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上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為驛使狀。謂一驛使。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開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篋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道為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



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域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壯言灑灑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軼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授示冥冊神擘感曰君無顯秩卽一芥猶難擢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輪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

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於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遍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悟語。問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講。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墜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樞樞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

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人。

### 淡如

祥符中牟之間。水月庵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鑽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鏤鏤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扁鏡。過誠者始啟觀焉。

### 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象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原軒姓者。夢刻將軍提入其室而

子生因名曰鏡字以公。劉修髮偉幹。精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云。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鏡鑄搖動星辰氣。棘輪涵沈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穢。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枝。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 息壤

淮南子。絲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甬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空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細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迥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

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迪為雷守。歲遣稜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既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雷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鄆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編。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噉茗。一椽之餽。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決旬喧譁。歲以為常。土人以是殫其藝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值平頭紫。剪裁

佳本移於其幹。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詩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遇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踏於簿書。不能一往。聞三載後。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豔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王二紅

二焦白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瓣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鱗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爐金

金玉交輝

紫羅襪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貌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粟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鳥

屑綺

蜀錦

胭脂樓子

花紅口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鳥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雲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編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絕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九四

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蟠曲下垂。二紅並妍。難第甲乙。一疋馬色。紅有以疋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字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鱸金。娟娟斌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無。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因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費。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也。

山片玉。況其尤者乎。雖然。感喪無歸。代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雄。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矜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才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惺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臍。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與昇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能有施銀錢者。為拔一針。禮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象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乃甦。時蒲圻黃崧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慧。多行不義。頗贖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縹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

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門入。天矯倏忽。破屋而遊。椽角爨棟。挾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至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 雙驢

聞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眾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伴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刀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剗其上下衣。綑縛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醜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

黎袁首掛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足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刳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歛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舁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 雲霧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飛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噴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滄然瀟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為雲霧

### 尸行

潁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枕肱注目忽於燈下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扃尸尾其後繞堦逐之遂踰墻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

愈堅百計。掠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遠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僂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至。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詰其事。閤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學。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

者為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 產龍

寶四者。沈丘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媿期。夢黑丈夫頰而鬚。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曉。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養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夫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礮。將舉礮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溜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礮腫如盂。旬餘而愈。

### 秦大漢

沈丘積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驚所獲。糶釋於市。每擔四十組。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蹠。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其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僕疾。疾戰廢歸。以病死。

###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澤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鄆凌王公。相繼祖謝。內而閭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童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甚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人。眉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跖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言。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繙閱。常至夜半。乃就寢。暇則飲酒賦詩。與幕中諸子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為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尚時未諳聲律。既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羽冲先生。攜余就浙試。偶得煙樹隨船走。漁榔雜浪聞。句於湖中。外父頗頷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訐。倦於翰墨。事既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較。涑水通鑑為之標舉。健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離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夫弗為之所為。余投筆誠曰。爾尚以典常作之師。其母採華。隨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繪風樓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入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與學。寬徭平獄之政。

次第修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  
閒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且優  
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閒衲之所為。以畢我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暑中  
所咏。題曰芥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園之聽松軒。其明年九月。先  
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  
無以為菽水。惟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  
贈君之所痛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為人子者。其可不惕心於  
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電光  
照射室內。纖物畢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室。爪破牕櫺而  
去。詩稱十月震電。尚曰不寧不令。今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東偏置貢士卧榻。每堂有腦膊聲。聞如是數  
夕。晨起視之。忽堂梁中。圻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閉夕。其左右

復生一二花而差小。一碧一黃相去各二丈許。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壻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韓即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  
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子于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  
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  
遂遣婢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  
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於今。

蘇賸卷五終



蘇蹟卷六

吳江鈕秀玉樵輯

秦蘇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為榮。臨之斧鉞。不為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皇朝搢華之彥。疊跡蘭臺。得園之才。蜚英鱗甸。如近日李徵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為徵君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鏡。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劾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薦薦膺。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

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覺然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跣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獲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筮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檣。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餌之耻。莫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幸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不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謙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礙面目。去歲臺司郎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

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  
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  
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  
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屢違情懇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  
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  
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  
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  
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  
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  
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過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  
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  
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葉方伯映樞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  
樞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  
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刎其詞奏為臨難瀝血陳情恭謝

天恩事。切臣一介。豎儒。倖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已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劫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耻苟生。此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業數。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兢兢孤楚。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遁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幸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奉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賫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圍。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 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為捷徑。而絕裾不顧。藉糧車為



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 蔣山僮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峰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為一格。豈誼切滑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十本。悉為以友借觀。中卽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憶。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過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為無緣。正未知錄人甲子。鄭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貼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觀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鑑之獻也。聞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

景而鷄助益叢。尚頰武畧飛芻。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下。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絕閭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命。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澁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湖。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與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崎嶇。往往類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畧將軍。皆秦人。勳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住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詳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麗童八人。肩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宴於詞對。然譙幣稠疊。雖疎交必。既意而返。勇畧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偽職來歸。勇畧知其夙負文。

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畧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浦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歸館。易稿。更呈。率以為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鞞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為改服。唯故舊寒暑。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攬。即功蓋天下者。未嘗不留意也。

榭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顯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榭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為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語。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上。剩得南天萬里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沉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鉤。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本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

致之不可得。因捐二百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盡天者。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為最。所買精舍。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為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郊坰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於水田。麋鹿遊於苔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則白雪千峰。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冬則霜葉醉楓。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烟霞之娛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鸞谷鳳原。豈足方比。老李生坐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食。而長子孫。唯有偕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未易即致。存此書以見縞衣之好。樂淵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為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使祭告西嶽。徧訪名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閩中三李。不如一康。錄其帑。秦莊裏王墓二首而去。康舉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斐英詞藻。望重三雍。已卯歸試奉省。以第五獲雋。觀手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

之於袁凱以今進昔事有同符。蓋具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書頻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盤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口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權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石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倣歐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

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遺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才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岫啟貞間孝廉蓋屋人所著有石墨鐫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在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為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搨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推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簡雅書法道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為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闡苑圖形但名在寰林而韻停霜處朕翹情八素締想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垂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鬼匠耶漢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壘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廢其曉散靈音鎮入鷓鴣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鷓鴣之聞聲俗

聽而感。瘞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鑄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蘅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旁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其後款為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郟陽之莘里。杜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為八八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喬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釀錢豎石。蓋亦去思遺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雌。雄其擊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產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閩中。余至

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夙好既諧。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  
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而澗  
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何心  
執事。粵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繼佯羨。馬上之鞭。中多程趨。私  
逸。涼。科。讓。不。下。秦。總。由。秀。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懼。甚。我。之  
斯時也。江邊解艇。尚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甲  
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費主  
畔。辱藩侯之招簡。今楚南方伯問生涯原是之無竊。併語以飛於  
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幸留殘喘  
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端  
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遠。毛楸  
日矣。願長武者。割郟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工  
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更且賦浦  
類交黃之戰。前者已傷。聽電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受則  
之條。受之則累。繫帑資。立踏考成之罰。昔僕憂生於瘴癘。今



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者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莫鷄口之福難消。果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雀，相聞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攀荷，包針冰無迫泮之時。峒客擷筍，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鷄，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維，老米三餐。迨第居廨，豆芽兩頓。記與君京邸有老米三餐，兩豆芽之語。此官柳下猶然舊家風也。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十日，小魚出水，能飛。子有白云狀，類原雉。味少肉武，同乳燕。未全衣其味，類佳。驗時則不出。南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為豐。園乏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八割囊底，餽卽稱珍。燕令釜中，麈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鐵撥清遠。種種願毛，怕聽銅琶劈裂。謂絕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年樓謬，荷長懷仰。叨萬謫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論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卽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

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註誤也計其時止七閏月耳蓋亦有預兆矣

米畫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模糊綠暹平人家只隔水冷冷白雲不解龍從出遠却峯嵐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逐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與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展密深觀可居弛裝欣愛者即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為余言之

筠酒幽婚

宜君楊筠酒素縵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酒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妾鬢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欵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良耦未諧妾歸泉壤然誰托絲羅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幃以成委身之願筠酒性本清狂遽近締之衾稠繡緣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易

之筠。潘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 粟兒

碧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艷。同閨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與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署。為侍硯青。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與至揮絃。粟輒攜小拔。貌以從。拂石几。藜名香。終春氣。肅立無倦容。以是聞。扉而入。投衙而歸。粟居恒沾墨。瀝。麝蘭餘芬。拂拂出袖間。見者無不歎。刺史風流。亦美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羸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辭。彌傳。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數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辯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日。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空。清簾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輒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

涉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秉性不勝勺。捧危徐進。三瞬以後。雙鬢湖  
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移穀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幸麟楹  
耳。續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情乎幾  
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馳浴以沈水。相以輕銷。吹芳  
語。細權之忘。曠居久之。漸及晚押。因戲謂秉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  
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長。公子曰。我異日建綬入境。臨城南面。儼然刺史也。能勿  
畏耶。秉笑據腕。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怒且不免。遺言長乎。公子  
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為圖小像。以誌弗諼。秉曰。兒對鏡自看。羞亦無恨。唯寫眉  
時。小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秉曰。某所不  
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為夜光。以終此生者。如有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  
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磬。榻榻拱客就坐。相對噴茗。劇  
談上下。今古衰辰。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變。其傾側。維維如此。然  
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過也。龍潛  
於坳。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鶴建於石。割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寫卷  
山姿。真獨不然。世有拙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客青蠅者。觀於秉。可以慰矣。刺

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潁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 教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坡。偶暝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迫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有青焰從喉間吞吐不已。閱二時。焰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馳。以為是子得道。焚香羅舞。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其事。

### 空中黃織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燦耀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豎豎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蓄者奔者。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索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異逆之亂。

###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為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  
每天日晴霧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為  
堯時甲申歲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雛今是山遂有四鶴

### 樹蜜

爾雅冀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溼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  
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棋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棋子  
秦中呼為拐棗其實秦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  
果相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況蜂以釀蜜遠樹而墮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啣泥而  
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人何必強援以為與博耶

###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為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颯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  
此名夫一鶯也春轉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並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  
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 乳囊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鏝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

硃翠斑斕。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索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千錢易之。徧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彝也。古文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彝獻。因錄其子於邑鑿。

### 旱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齋。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謂薺。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薺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惟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獻薺藜為旱草。澤鳴鴻雁是良禽。

### 天雨蟲

害稼之蟲。益蟻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舊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環鐘聲。

風雷驟作。羅生闔戶少息。出遇一僧。毳毼披髮。覆被肩面。布袖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進至書館。授以一卷。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煌煌。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我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裾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雷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因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遠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澎湃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踉蹌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



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殷邦十五鬼井奇稜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  
然。身在獄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丸藥。猶在掌中。投置  
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成磨之。藥化  
火發。屈成銘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  
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  
靖十五卽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榼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  
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少年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  
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  
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輟。念卽至其所。旋有跼者。履曼入省會  
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  
得隱形術。通御史巡蒲。錄諸盜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  
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  
體亦透現。立命筆。曼埋跡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

為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山居遠深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湘錄置藥蟻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註援酉陽雜俎所蟻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或棹舟鼓取其石為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井順治丁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札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札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闈。偶詢他事。札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湖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塲。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為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不一不義。至為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解牘卷七

吳江鈕琇玉樵輯

粵觚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鑄之崖石曰：仕有五瘴。一、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威揀姪妾。以快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死。雖在教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瘵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刺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木倉頭。陂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

大可合抱。俯陰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為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新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本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如蒼翠。徧反殆如鶴羽。離離勢將飛者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蒞茲土。致有此端。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眾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甚。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伍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為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以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傳告驚愕。迨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妝儼然。其家合葬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鷺。合上三株樹。化雪應為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咬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魁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豎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

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樓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瀕。羣豎噪而聚觀焉。

###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卜史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流落而終。

### 雪暈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

掌。因緩步至門。莫有乘興佳客相與賞觀。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酒。此醕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携觴薄游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洗足。昂前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秋。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誌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豈敢忘乎。孝廉亟起而促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釐桓



累月。贈以扉屨之貲。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畧涉詩書。航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眾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僕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筭。三十遊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復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計。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騎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

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偕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兵力為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長宵開宴。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鶴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

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遺之。

道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涼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借隱字之曰孟孫。有女瑤湘。能詩。擇壻。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涼廬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道遙居士。蒲衣為刻道遙樓詩。梁太史樂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出。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邈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燕饗嘉勞贈答儀文錡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為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涼廬。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遍。俾我冷

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  
以得此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  
處樹名丹楛其本在草木之  
於茶底異穗同莖香及藥  
霜更為甘瑩然必成於花時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重真入道精  
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  
之闕五洪潦侵龕意將茶毘  
啓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  
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

粵社以榕

學者目覽羣籍而未足履方

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床俱在南牖下。伯牛卧牀。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歎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與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馬寒寒。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廬鄉遂。無不有社。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寬。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國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斂投於地。復命左右。雜髮留辨。素戴纓。笠披袍曳屐。若患狂譎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揭縣宰。宗昌止

之不能竟持版入見肅行曲聽不愆曩僕錄指翰詞猶誌陳牘宰為順天劉聲琬  
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媸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犬  
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龍干殷公  
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為歎異贈以多金已卯二月二十二  
日也

###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靡而老樹之產於幽厓遠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  
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檢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  
荔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  
花散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奮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  
倒垂尤極天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梓牛曷  
足異乎

###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不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閩閩多雜珠翠  
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也維

揚吳茵茨為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詠。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茵次為紅豆詞人。

###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為莊頭村。家以植素馨為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膩。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釀錢捧土葬之。白雲山梅坳。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相間。爛然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徒。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未生曰孺。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窠。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為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為莖。音芒。山之巖洞為窟。音歎。水之磯激為泉。音騷。蓄水之地為池。

音泔。通水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𠵼。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泂。隱身忽出為𠵼。音或。截木作墊為不。音墩。橫木上闕為𠵼。音檢。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行亦多變體。以華作華。以茲作茲。以悵作悵。以閱作閱。以覓作覓。以聞作聞。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錮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 鴛鴦墳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親詣虎邱。相地葬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鴛鴦兩字墳上。歸即自剄。遂合葬焉。吳人稱為鴛鴦墳。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殫娟事可傷。闔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紫鴛鴦。

###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稱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繞其外。菰蒲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亘古常



存而滄桑之幻亦何時不見哉

### 兩海賊

周玉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繪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游擊之任遇警輒調道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鷗鷺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居民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胤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玉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眾公以病卒於粵道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閱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鵝卵連下六枚闔室驚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沙積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識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瘧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孫延齡駐宣武縣有潘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怒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京勸問是時藩下之兵悉練於固

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僑交驩僑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賫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卽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骼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苦子尚在舊府傍徨涕泣不知所為潘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欵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月小護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履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坏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豈可這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舒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剗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建撫捕

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詞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如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刻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艷稱焉。

廣東月令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蔗拳輸粉

魚苗生

蜺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杜若芳

石蚶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垢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鯊入山麓化為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鈎割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為燈

薤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翻風

黃柑分指

河純乘潮而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橈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閒

八蠶之功畢

嶺梅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斂葉

黃雀復為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畧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為廣東月令。乃知炎陬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眾感。伏巖嚴鈴。其詞曰。陳為密雲。錮雨向日。問天事。竊維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恫瘝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廉。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則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是我公之前規。況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覲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痴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化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今一路郵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倭草環生。榮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諂欲

乎行。蟻射潛飛。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鄰緩視。蓋思孺子入井。異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繭。靡申慘捐。生而刎頸。載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鼎名。僅凝香於卧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徧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熱語遂鎔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矣歲將改。鷲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召對楓宸。丹鳳銜綸。教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揚城曠官。持論或用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瀆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木中少女

維揚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錫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卧。續髮冰肌。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醜。啞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狂風旋作。蓋風之

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漉子陳恭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  
生。人有心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盈縮其書以應之。閉筆  
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卽遇物買放。皆盡乃已。蓋珊鈎麟屬。未免以  
多藏取譏。而追倣墨礦之換者。其致遠矣。



觚牘卷八

吳江鈕琇玉樵輯

粵觚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郎國公高必正者。聞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寧。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權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資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

塚文頗行於世。

###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建為邑令。奉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雙艘。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沈。復命更取其督愈怒。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建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玉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秩於閩。今其府已更將軍第。而捍捍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 洪廟神夢

嚴學忠。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振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悵悵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應。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忠即攜僕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夢而炫。乃同榜耳。驚喜而寤。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

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繼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章赴暮楚。雄訪其父老得寶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脉絕南蠻。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猜威尚在。老空猶說舊平西。岑冕天半起。孤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欽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寒儒。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一五二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巢雲塲奉使琉球。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為梭子形。上下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桅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啟閉。挖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縑黃贊噴其魚。漸沈。然鱗鬣盡峙。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慎泊龍潭。一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溫鎮。抵那壩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為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饌別宴。是月於五月啟行。十一月始回舟。復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瘡。百藥不效。臨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剖去。殮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收置經案。久

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鵝。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鵝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此。

###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盤。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艷姬。癩疥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聞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鬨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瘡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二竿長丈。以篋當為之。藝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拳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 跛金

金光字公緬。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畧。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

遷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遣將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嵩恣益甚。尤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親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遺列郡之帖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 禍兆斬頭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皮謀。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

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追也。

偽牘諭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眾邵武山間。蔓延衢信。其所領卒。皆裹頭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標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翹。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見輕。山鬪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藉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畧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眾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覆修。齡在兵海軍。屢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刑飛之。再成連累之功。可謂奇矣。

男憲卜職曰。庚寅夏五。憲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牘為請。扇流風。令人欽挹。憲而言曰。予即觚牘中所載偽牘諭降之郭名。辱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余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為公所知者。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關拔任千夫長。值臺灣州。距彭湖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甲士結陳揚帆。指揮鷓首。不數日而竟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叙載公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鑾輿北幸。得邀顧日本貢刀。令予跨赤驢。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力。錫龍章。昭示獎勸。尋轉參戎。量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觚餘。勃勃欲發。請表微之遺意。憲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為惜。詎公建牙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用錄其言於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為營卒所掠。氏志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



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綴。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小小伶嫖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為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二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蒼鬱。獠民居之。蓋亦一蠻地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眾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鄰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脚。下垂簷間。肉毬如五斗。盞滾至案前。迫而捉之。聞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 阿魏

諾皇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杆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並誌於此。

##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素遠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輪覆於縣。逆旅主人圍蒞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咬刺數枚。納之衣囊。將歸。遺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前列旌幢。中擁絳輿。從者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望繽紛。霞裙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晚。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毋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為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宴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聞人啟扉。驚以為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

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潘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搬還。與自後。願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至壽九十八歲。

### 綠瓢

滇中猓羅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界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猓漸不省人。真但知炊卧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鉅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麋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猓。

###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而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瑛玢。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善扶輿之脈。蘊閔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堯山。皆牛毛細皴。宛如

畫鏡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礪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鏡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馬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其石堅寔。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及燒損。几紫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壁。豬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鬚鬚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盛稀膏。然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墜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

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於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鎰。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捧燈一人。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蜚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鶴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板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紫繞。綉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黯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較潔。比紋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縐纒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圍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腫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圍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積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

洞徑傾尺。石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鍊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折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間也。大抵石理日刺。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獲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千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洲之榮衛。或可以少慰於真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遂門晝掩。蠟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深磊砢。堆床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莫為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碑礫。明珠文貝。沈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統。辟雨之氈。子曾不是。求而耽情於片古。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金。載之專車。猶遺不名珍寶。藏弃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為已。

多而累累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所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儀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為石。在天為星。石之為質。頑然夙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章。要其成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銳。發墨華之葱蒨。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於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萬里滄江。一峽東之。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遠古莫啓。誰鑿鴻濛。創割端紫。唐斷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足謀。傳瓢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麤削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瓊。其質則膩若博粉。鎮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黝然而黑。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輝。蒸為紫雲。馬肝純色。火瘖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文。水月清華。凝為蕉白。平鋪紋綺。橫截崑璧雲。霏霏其巖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青花最奇。墨起石膚。乍沈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於過天。魚兒戲於清渠。綺殺之理。覓水蘋藻之影。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暈重重。如珠剖蚌。如月

麗空紅為丹砂。黃為象牙。圓為鸞鶴。長者為鴉。或孤標而雙映。或三五而橫斜。象  
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鳳  
之斑。蟾血之邊。各綯采以發色。或爭奇而鬪妍。天質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  
成佳器。爾乃選良工。考舊譜。畫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顏武。留精純。去苦穢。因圓  
成規。造方為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  
尚。樸雅為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  
身而瓦脊。或鳳味而鶴翎。風田之文。惟肖琴瑟之德。可銘於石。以散粟之砂。砥  
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愈明。理以細而彌澤。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  
呵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鱗鱗。融洽停勻。石與墨得。墨與石親。沛然  
然膏流。油然耐醇。磨之無聲。浣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留。運轉無滯。墨飽圓恬。  
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散。使心忘手。使手忘器。故當妻視龍尾。騰蓄金墨。澄  
泥斂色。雀瓦銷英。彼洮河與礪礪。迥莫敢與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凍。  
君子之節也。涅不藏。淄滌不留垢。幽人之潔也。廉芒內含。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  
瑕不掩瑜。質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勸俗之守。馬。厚重不毀。有閱世之  
壽。焉。無色之色。是為真色。無味之味。是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之。浴之。



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穫不虛。傳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鳧。唯此硤硤。與吾為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詫奇珍於鄉里。而壓風濤於江湖也。客乃徇恍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硯林。不知日之既暮。夫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得復繼。我得二公之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為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 著書三家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為吾鄉顧亭林先生所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為南康太守。以重賈購刻。弁以己名。寔非原筆。顧與張與屈。皆隱君子。所謂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必曰端硯。稱粵東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沈鬱。郃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為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襄塚並白雲齊。頗視長安萬井低。誰使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庚辰孟秋。鐫觚騰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蘇贍續編自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回年何冉冉悲虞翻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鬢  
毛棲遲拙宦心如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絃清亦鮮更張之擾翠飛斷竊常迎  
城上羣峰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倚床偃息神情恍恍而若移凭几沈吟思紛綸  
而下起則有故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雲軍之秘春風說劍每期  
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憶珠霏彥國百花綃水中宮闕出龍女之新謠三生石月  
裏闕山得牛童之舊夢彙非一族集有百端拈脉望之衣驚逢創獲啟兜玄之郭  
欣拾遺聞此皆曩牘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暎樹小園曲載寵桃  
之誇簸錢弱歲猥加賦柳之誣碧雲報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闕世教揮毫成錦慘  
即類於鏢金濡墨留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也義無取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  
篇始悔向人談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允宜即事稱佳因抒會粹之衷用補消搖之  
錄德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適存詎洪詳而纖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為通  
率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遙憐松菊從此抽簪漫捲詩書并當焚硯冠裳委之蠻  
府聞見熟乎愚賂倘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請願隨嚴子應以毋庸求益之辭  
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餘續編目錄

卷一 言本

字訓

文章有本

畫

格軒雜咏

總戎佳論

故友箴言

玉劍說

京師竹枝詞

藝林名句

醉隱記

禪諷

牡丹狀元

清客天

三通

書名

聖武成功詩

曹娥碑辨

家國同慨

西溪書

棉邨麗句

詩聖

脫換法

樵巢近體

律例

園竹詩

首尾限字體

桃花圖

天粘

東里奇句

支干

卷二 人本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雄舉動

妙虎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塞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誦

得樹

簡公雪冤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顏

二潘

亞穰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癡

卷三事餘

新城家法

喉黃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鯨

魚頭

李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草散

網姑化男

名字前定

鉗鉗

雙雙

澤民實事

于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運金
紅娘子	少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卷四物解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規
吐火獸	物九命	狨
孝牛	白蟻	粵之貓
蜂君臣	石長	孳畫
奇觚	塔影	詔虎
桃核舫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鴈翎刀	項刻酒	豕蛻
瓦溺器	助雷陸蛇	噬逆
金銀變花		





吳江鈕琇玉樵輯

言麻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為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為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其艷奇恣各有其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別唐為赤髮鬼易威天王龜蓋為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精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約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携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識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

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燭賢。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予晝寢。晝亦當作畫。音詒。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晝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圻土牆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為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叙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舫。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槩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映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東廻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人饌。畦韭剪初香。綠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市亦非遙。其四。地僻

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種水。鴈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琴幽帶月聞。溪邊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凝眸直達天。竹深留雉宿。草暖藉牛眠。艷倚過牆杏。酣垂出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美冷侵唇。客見將迎少。書成借貸頻。乾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水磨時予鐵券封伯。皇朝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椎牛設饗。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闔。貌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砲石雷闐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瘡痍之痕。口繡見者。無不驚嘆。彝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為其屬。謁張。張必降階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闈。賜錢二百。易麵一斗。將藉為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麵

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為無復伸眉之日也。愴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糖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為偷生疾貧之鑒。

###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為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頤指左右。呼其人來。而角與之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字。筆畫有訛。呼汝命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鑰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速其還家也。中人之虐。已費其半矣。是知慎爾出話。為民上者。尤所宜亟。予他日學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率白水題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迺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悖出。必將悖入。白日三竿。即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玉劍說

中山狼傳為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玉劍尊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球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即放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棋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球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即有伎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相誚。遂以為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風出。溝中臭氣上騰。枝靴化為鞋。都下傳之以資嗚嗟。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蟬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宜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為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膚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

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瑞。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條崇結。手抄全集來贄。中有醉隱記。蕭疎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奇其情。於酒方具寄情於酒也。沈冥詔酌。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為妨於醉也。年十二三。即好讀古書。有志著述。尋以為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影纓繫組。謂可券取。以為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沈於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而人亦樂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道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迺自號其鄉曰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德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即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

樓殿時陳設漿醕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為記余維古之以酒為隱者多矣未必其真行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竄匿瓶罍浮泊糟藥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芰君子譏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遲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沈冥酩酊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逞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 禪諷

留邨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園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定甚侈而道力未真知園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橫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類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園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家大汕相為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為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資以金盞。番禺李康黎達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尚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颭。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看花從此辨君臣。碧簷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眾多而賢。顯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豹冠試徒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卧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攷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也而不通人。謂之伎。



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皆代。一有謬悞。遂生訾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邨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邨斜視標題。呼童置几。畧不展覽。客頗疑訝。梅邨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為。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文不足。蘇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為東乎。為西乎。故為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制。以合國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今上親征葛爾丹。賊魁係孛。大定漠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駸駸。六師烈烈。天子素練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滿伏郊迎。珪組充溢。

聖悅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披藻彰勲。諸體  
咸備。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高皇肅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  
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亭。做唐  
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為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  
會。車書定保年。願承揚往烈。欽若契真傳。協烈姚風奏。飯紘似日懸。時巡龍馭出  
清閭。鳳綸宣紫禁。桐頻錫黃壤。賦屢捐。魏魏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凝  
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夫。纓當收獬獬。即已靖徒符。海國雲沈  
艦。天公月挂弧。式圖真有載。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澤風吐瑞圖。三章云。正明  
通魚海。與圖拓象胥。豈期遺小醜。尚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遐樹拂廬。詔曾馳  
博望。名每竊扶餘。蠶食侵藩部。鳩張震里閭。安民行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帳  
殿神居迴。戎衣睿慮長。棘章珠作服。鞞珠玉為裝。蓄東仁無敵。勝殘武獨揚。旌旆  
林檎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輻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  
百卜師行言。狂知賊勢欲。自違難犬詛。遂失虎狼威。乍遇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劍  
戈膏染鏑。擗甲鮮生衣。路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亡可待。蚤已決神機。六章  
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決狄鞮。載驅動展輅。衆望慰揚霓。傑侏陳歌合。蒲萄飲醕齊。

係嬰收乳贊納賚上文犀驛絡投青海。賦斜舞白題垂恩行大賚。天外醒羣迷七  
章云。金罇諧雅奏。玉帳啟高靈。兩屈芳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畧重憂  
勤。駭浪平浮馬。危峰遠縋軍。枯源泉自湧。凍澤草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  
八章云。大武張皇地。洪勳赫濯時。山形規聚米。士氣鼓行糜。寇自歸連尹。威猶斬  
郅支。傾心輸鞞鞞。流唱息胭脂。溢路聯冠珮。充閭擁旄旒。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  
師。九章云。鑿發涿川水。龍回晉水清。睿情周隱節。朗鑒肅彰纓。兵自天河洗。功因  
月窟成。三農安稼穡。一宿落機槍。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平。無窮宵旰意。浩蕩及  
蒼生。十章云。三靈環輔座。萬壽進蕭韶。廷集瞻雲頌。衝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  
德共鈞陶。銀漢奎章麗。金甌甸宇遙。池閣非舞駭。門闕更詢堯。自昔聞恭己。尊先  
獨聖朝。韓學士見而嘆曰。我輩當焚硯矣。是時。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秩  
有差。其文書以葉金之箋。編以文錦之卷。而各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東之一帙  
之備。所費多金。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  
事。註云。曹娥墓在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即祭中郎避難在吳。亦並未嘗至

越也。今按典畧云：魏文為世子，經陳太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覿白。思之不解。楊德祖答曰：陳實之妻，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留人，即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有巧合者，遂致傳訛耳。

### 家國同慨

元僧雪庵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峰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 西溟書

姜西溟臨王虞帖，贈余題其後云：王虞字仲將，其書真學元常，草法伯英，虞乃右軍之叔，而傳書法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題余述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而不聞襲我之悲，豈逸之耶？得此補之二意，皆前人所未發。西溟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愴。存此以誌故人之感。

棉邨麗句

尚襟山之予玉藻號棉邨。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蕊。晤  
余。高明官舍。詩曰。誰鑿雲根一罅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無地。深貯烟  
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猿啼聒耳  
哀。余見其年姿韶令。辭筆超警。延之。根青閣。索觀舊篇。次日以所作來示。片紙零  
書。琳瑯觸目。咏燕云。雨昏南浦飛偏急。廉捲東風畫正長。茉莉云。枕畔夢回羅帳  
月。鬢邊香綻玉釵風。紙鷲云。毛骨已輕歸不去。雲霄雖近到無因。梅花紙帳云。風  
烟縱少何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竊去始憐靈藥誤。瘦來終愛舞腰纖。  
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鶯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花雨。孤館春寒柳絮  
風。白鷓鴣云。桂宮玉樹春難辨。樓向瓊樓夜不知。非神擬西昆者。無此麗以則也。

詩聖

古來詩才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  
動。依槃江鷓。懶避船。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對以板為工也。沈牛答雲雨。如馬  
戒舟航。竹葉於人既無分。約花從此不須開。對以活為工也。側塞被徑花。颯颯委  
蟬柳。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鷺。以疊韻相對為工也。鷓鴣樓愁裏見。二十四更明。白

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以奇字自對為工也。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以四方合  
 兩句對為工也。遙拱北辰纏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蓬塞西番最充斥。夜冠南渡  
 多崩奔。以四方分四句對為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黃橙壓  
 香橘。以隔句對為工也。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下  
 句對由上句對為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即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  
 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本佛經語。而高季迪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  
 遊不如意歸。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不信有人當  
 自醉。取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父子  
 秋風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入畫樓。其為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  
 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亦善於脫換者也。

擬集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  
 一。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外。惟何子舉

道五七律。為可誦也。華道字皇圖香山相國之仲子。著有越集集。余就其家購得  
藏稿。選而錄之。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  
風誰與言。壁虫乾有字。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西堂云。  
武夷迴短棹。蘆葦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過道心流。三  
十浮家客。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明。愧我青尊盡。教人  
白髮生。湮燈搖草露。涼葉動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銀  
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  
莫遣夜啼鶯。重過西園云。幾轉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轉憶少年時。紫  
玉紐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地。空見粉牆詩。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  
人語稀。竹風喧一卷。螢火候雙扉。獨賞興逾遠。冷吟聲漸微。幾時臥空谷。終日抱  
金徽。過武侯祠云。天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主。江山終  
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蚤。西蜀偏安計已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  
悲。春夕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  
心。新老忽驚潘岳髮。多愁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荼荼已有樵。日日  
云。日日悲茄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愁潮打鷓猶閒立。深雨迷花尚闌開。曉出

不知心所往。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免哀。歸至鐵岡云。  
舟路蒼茫數里烟。風吹秋思晚淒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  
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於盧自古容鷗鷺。怪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  
裏陰濃晝寂然。溼雲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計沈杯底。夢裏功名到枕邊。野水流來  
初落態。江風吹起欲吟顛。蓬門若肯停車從。經授侯芭或敢傳。寄虞山巖伯玉云。  
零落蒼梧老一村。鄉心空倚夕陽門。路逢盡怨王孫草。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藥店  
中多病債。舊朝衣上有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總負恩。登平湖閣云。人  
烟亂後半窮荒。湖上登樓見一方。路合燒痕溪草黑。窗分斜照縣山黃。葉當秋落  
心先覺。水自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遊多感在他鄉。宿準提閣寄陳元  
孝云。秋深高閣靜中登。一榻山光宿上層。別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流  
螢入雨能為火。凍瀑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  
去。憑高竟日對斜曛。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到水中分。牕開  
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  
山主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送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  
歎老無家。斜陽靜對吟邊鶴。淺水閒開飲處花。心戀石樓貪獨宿。滿房寒瀑月初



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朝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為偏安出避世。誰能未老閒。雨凍圓碁敲半夜。竹深孤鶴款重關。舊遊記得西湖月。滿匣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痕遮殿惜三眠。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人云。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留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持鑰。十畝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樹。夜深扶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潮生遠處聞。獨鳥半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為雲。樓邊海氣昏鐘鼓。樹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裙。寄梁樂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人。菖蒲作劍難消恨。荷葉為衣易洗塵。月色此時看濯濯。車聲何日聽鞦韆。為誰紅蕊春花落。吟斷空園一片春。畫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牋時一聲。病後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醒學靈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疎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七尺青藤挂酒錢。地靜野鷗長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游十載凋零盡。猶有遺民似葛天。咏廉云。一幅湘烟半掩門。幾雙春燕逸黃昏。每當月到通化氣。不待風來作水痕。私語傳多舛見影。秋波遮斷兩

消魂為誰返。挂珊瑚冷。愁坐空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漸底。難對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千日。往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謝半為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連天斜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秋。蝙蝠畫成諸洞溼。薜蘿深鎖一泉浮。無端更聽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離亂。刻意抒懷。音多哀感。方在盛年。為怨家夜殺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律例

自捐納之門闢。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筆鬻。爭求一命之暇。自風雅之道衰。即愚若胡生。亦必捉風捕月。自詡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宜然已。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何以效蘇陸者比戶。談王李者塞途也。可謂善謔矣。

園竹詩

湖州白雀寺。菜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閒披金鈿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陳兩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題。

首尾限字體

余與頴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薛羅莊剪燭論詩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雁門盧制府出限韻春閨題屬諸賢賦傅徵君青主以益頭兩絲風片烟波畫船八字為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擲管則實難綺靡而妥貼也余曰琇幼年曾有此作隨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冥搜廣引妙趣紛披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

兩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作燕片雲閒織錦成難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紋彩鳳齊畫閣時携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

兩馬聲過柳外溪絲幃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銀絲片錦安籠關木雞烟暈銅溝紅杏發波縈瓊澗碧苔齊畫眉的是金闈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兩履尋芳傍晚溪絲橋簪髻過鄰西風映月姊春時酒片石孤花午後難烟薄綉衣珠腕弱波凌羅襪玉趺齊畫橋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兩脚初收瑟瑟溪絲欄寄恨宋橋西風塵久隔占晨鶉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蘋葉影初齊畫欄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兩隊添瓶水注溪絲絲草綠小樓西風濤幾誤鹹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炮蠟銷珠淚合波箋香膩墨痕齊畫堂欲寫琵琶怨船裡青衫莫浪啼

兩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暈日影西。風柳半垂藏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瑟戶熏籠罷。波峭迴欄倚袖齊。畫出江南三月景。如行芳渚鷓鴣啼。

兩潤如酥暮曉溪。絲絨刺繡碧總西。風流解舞銜珠鶴。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裏賭釵香草集。波間傳札錦鱗齊。畫衣清盡芳閨恨。船載車量玉筋啼。

兩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繡帳憶征西。風銷霧散飄荀麝。片紙單書寫庾雞。烟點殘梅粧額就。波涵纖月影蛾齊。畫屏掩燭春寒淺。船子聲過鳥夜啼。

兩盞星牕倚碧溪。絲繩綠柱杏園西。風旛暖護探花鳳。片枕寒驚候日雞。烟繞連山眉黛蹙。波橫秋水額黃齊。畫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陽百舌啼。

兩淋鈴閣唱南溪。絲髮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裏月。片山孤水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織輕紈服似齊。畫戟朱門夫婿在。船歸封寄數行啼。

桃花園

宋侍郎楊紹雲。吳江人。去官歸里於震澤鎮之中。築桃源洞。至今猶存。去鎮西三里許。地名馬甫。明萬曆時諸生錢治庵自是湖徙居焉。有桃源十二畝。中坎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日與諸名人觴咏其中。風流勝地。足繼名賢百年來。宅廢園空。子孫俱盡。無有過而問者。余表弟錢雲字宛來。其族孫也。好古工文。

愴然懷舊。編索追題詩句。彙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夾岸。記寫幽源百畝盈庭。句吟紫陌。醉歸杜老。賦韋曲之家。家棹去白仙。歌武夷之處。處乃至搦剡郎之路。滿湖連溪。憶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勝地。作者名篇。自昔為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老多花癖。營成別業。槎浮笠澤之家。選編名詠。核裏龍門之種。激流植援。佇雨露之三年。漬酒塗憂。候風光于二月。流脂點點。曉放千嬌。冒粉重。重。午分一笑。天吹紅階之影。人驚客到門中。魚吞碧水之香。風送春流村外。幾度。詩成金谷。曾自解花。貪結子之嘲。一時會集蘭亭。亦共有觴泛流霞之樂。境殊不。隔。爭看棹入漁郎。心既常閒。盡謂巖樓雲客。地止踰乎十畝。原對衡門。時忽聞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歛哀柳。黯紫數樹荒烟。徑没平蕪。冷墜半輪殘月。蒼涼之後。難。言香蹟成。蹊零落之餘。孰視紫絲若障。渺矣。話傳送菓。玉井常分。慨焉意識。逃名。柳橋共訪。國中事。任緬。小亭覆綺之年。江上村多。湖密樹烘雲之處。李吟錦浪。近。體生新。韓賦紅霞。古風絕麗。叙賓朋之觴。咏述士女之遊。觀竹裏芳華。恍見有一。家占住。林間春色。儼如從當日看。來故或。隻語生香。江花獨燦。亦有數章。疊綺。蜀。錦紛披。一問樓山。永懷傍井。將比諸人。面東風之憶。句可流傳。抑視為兔葵燕麥。之嗟。序堪並錄。雲也。居雖分乎北阮。同在吳鄉。路亦出乎南塘。常過甫里。斜陽燕。

子無地尋芳。流水鰈魚。有時懷舊。子孫何處。洞中幾世。人家書卷誰傳。陌上一篇

風月。公詩失傳止留陌上吟一編正賴詩題西漢識杜氏之花潭。已多韻用東坡品我家之錦

樹。遂使人歌一曲。紫雲紅雨之思。因令客唱數聲。動白草黃桑之感。不必過讀書

之塢。始知樹接溪橋。無須訪載酒之隄。已見烟迷村路。縱多諸體。皆比瓊瑤。爰勒

一編。共登梨棗。冀永垂藝圃。爭看好句如花。且共識桃園。續賦佳篇似畫。

天粘

離離山抹雲霄。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詩也。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此少游滿庭芳

詞也。其用意在抹字粘字。蓋屢見矣。况庚蘭賦浪勢粘天。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

恨俱有來歷。俗本以粘作連。益信其謬。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鼎革後。隱于醫。有中秋家燕詩

云。大烹豆腐。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康熙丙寅年。已八十餘。其

將易簪也。忽起坐曰。尚有詩債未了。亟呼孫口授。輒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

十韻。詩成。瞑目而逝。

支干

支子以紀天時。而無闕地理。然長安有子午谷。杜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潤州有丁卯橋。許渾別業在橋畔。因名其詩曰丁卯集。吳興有癸辛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書曰癸辛雜識。我邑亦有庚申亭。今雖其址已廢。而其名絕雅。可與問蒼垂虹並傳。





餘續編卷二

吳江鈕琇玉樵輯

人脈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床。供以豐肴。會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禮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滾滾滔滔。竟昏不倦。凡及門與輩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懷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父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違其長子歸。淄就婚。課以書藝。忽驚嘆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還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廢婢。置庄產。

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宜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饌。必延之上座。三醕既畢。即起。遣寓學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于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贅於秋澤錢氏。錢以鬻腐為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歌。如雪姐連餽於蜀山。荔漿徧嘗於閩海。紫蟹一夕五百錢。擘膏於瓜步。黃魚一頭六百斤。割腕於江陵。其目之所觀。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園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婁江老梅一株。虬枝連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辦重樓。大于盃盃。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遊者晚年倦游歸巖。築堂村中。曰螭螟寄。東偏芙蓉閣。為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易。

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勅大臣製青詞一聯，懸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為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為山人諱也。

會德祠

瓊士之赴省試者，越海遡川，途經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糶。多至中阻，順德梁廷佐為定安教諭，迎養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為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需我醫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寒士子，俱踴躍於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若孫，為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於居丁庄。諸生羣感其德，即於庄之佐為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於內。至者千有餘人。屬屈翁山題其額曰：會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

二〇〇  
恚而嚴。皇朝制應難疑。雖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缶。廷佐亦於祠側。築戲臺。麗  
焉。攷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沈夫人廟相鄰。沈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沈  
以功顯。馮以節成。歸然海南。允堪並峙。

### 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嘗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解雜諸卷於上。  
左右置酒一壘。劔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  
遇荒謬者。則舞劔一廻。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  
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開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  
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  
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  
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  
子。徐為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盞。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  
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  
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  
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

瓜為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馔。妙妓清歌。吐嗟而辨。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親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為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處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 妙寃

貞姑妙寃。字靜韶。我邑江鬣翁之仲女也。情忘衿襜。道悅必篤。堅守不字之貞。妙解無生之諦。以是口誦青蓮。虔敬摩竭。手裁紫鳳。巧邁因祇。售針絕之文章。廣施貧子。假貝多之歲月。永侍高堂。迨乎塵勞欲息。禪悟已深。預示冥期。遽遊淨域。若非玉卮之偶。謫豈到人間。此蓋金粟之再來。應還天上。爰吟長句。用誌奇踪。詩曰。天香飄處雁來時。太息人間失女師。文熟五千通妙覺。儀闈九十見貞持。組紉功為慈雲積。澗澗心唯孝筍知。慧業淨因誰得似。千秋空說罕譬兒。

##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工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善。順治中。言遠為廣州太守。約价人携稿入粵。將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鎮有張睢陽公廟。即鄱陽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以是帆檣所集。香火紛稠。膏血池。歛羽毛。車積。价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稱半壁。陰主楚粵之靈封。默相風濤之巨險。自處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禋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為文祭告。焚於鹿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劫舟。同舟之貨已罄。搜及价人篋。行唯詩卷四五帙。怒投於湖。迨至羊城官署。言遠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具剖墨。竟不能記錄隻字。鬱居歲餘。復得詩餘百闕。緘之藤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而詞藁碎如刀削。迎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絕少。其金陵懷古十絕句。極為時所傳誦。猶誌二章云。鐘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遺想當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秋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關。十三年。中德參軍陝。

西携家入秦。秩滿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盟櫛於鞍馬之間。炊紐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百。男幸獲升斗祿。承叔水歡。方以團圓為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于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覺覺過年。待徃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證。適于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為師。位于堂。列坐諸弟。講誦無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表裏以時。寒煖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襦敝縵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誌。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歡迎。或匿章而潛  
竄。貽辱含汗。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郭子儀  
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况問之中。憫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  
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連不數  
里。貞順手製長歌。題為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勲臣。蚤附鳳翼  
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  
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  
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  
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  
忠義酬高。要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盃。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鯨龍夜卧千  
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  
為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  
大喜。歛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閩  
韓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趙公裕後



趙僉憲公之符。字澗合。武清人。慷慨謙和。甚著聲望。而延師訓子。尤極留意。予同年友。項松心以文品見重於公。適館三年而病。公令其子畫奉湯藥。夕視寢興。迨其歿也。棺衾之屬。無不腆備。復為送柩歸鄉。死於人。監承項之後者。為宣城高阮。懷是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公以阮懷應詔。得入詞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歲供米炭如故。武清縣學宮圯壞。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復傾。公獨力重建。廟貌聿新。其隆文愛賢。非尋常措紳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舉孝廉。一成進士。世之欲裕後者。當以趙公為法。

### 預單典禮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賓天。上詢儀制于宗伯。倉猝無以應。蕭公永藻為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廣東巡撫。其為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僕張。二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屬色峻。拒立品於威獲中。此在近世尤難。

### 月涵

吳興童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担荷簞。獨飯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縉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

為禪門尊宿矣。月涵子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鑿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 得樹

崑山徐相國仲子樹本。字道積。常與余言。人要于安樂中求生。須以堅忍為性。容忍為度。因自號忍齋。康熙丁丑成進士。與宮詹先生同寓京師。每日蚤膳罷。輒閉門謝客。置几於堂。恭跪几前。習寫御試策一通。其書端勻道媚。小有錯悞。則易卷重寫。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心以象賢為期。二甲第二人。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偶得鄰家老樹。聳臨池上。顧而樂之。乃經始焉。迨乎園成。取子美老樹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樹。忍齋紹歲魏科。繼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誣矣。

### 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積。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簡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為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欵。某某用古人化。並不難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余亦

在列所目覩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為尚。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已貴乎立品。即小可以見大。即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徵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為之矣。跪生於庭。立令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為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下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堦。伏地叩額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寃之。

###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師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着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筭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獨為君子。不其難乎。

### 傅徵君

傅徵君山。字青玉。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徽之高節。兼以筆精墨

二〇八  
妙為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為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  
三。乃令其子執纜。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  
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卧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  
院檢討。然其人名以文學自負。又復落拓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  
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  
有先見之明也。

###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踟躕。從母胎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  
于光中現。提命伯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可以不燃燈燭。能昏坐讀書。其家在波  
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誦。遂  
儼然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  
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展。情極委棄。遂  
聞不瑣瑣。以小信為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耕夫  
漁父。即留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人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  
卧。軒聲如雷。少婦為具筵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熙尚撫枕推。敲成篇。乃起索

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卧病西臺。有別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篤行遠風。至今不衰。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入其中。如風行破絮。恒對面不可相見。山宜時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為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褲。織為屨。較其足倍長闊。或之行。或掛杖頭。置壚階。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懷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即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尚未熟。熟則與爾共食之。其卧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為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反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頭索。鞭虎腹背數百。眾畏索斷。

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顯之異。而顯固如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 二潘

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世有潘吳之目。豈不以潘勝吳耶。吳曰。世皆言蛟龍未見龍。避蛟也。近日博學鴻儒。復稱南潘北李。李謂天生潘。謂稼堂也。稼堂與力田為異母昆弟。雖隱顯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偽。

### 亞儘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儘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儘亟止之。兼問其故。眾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儘俯首良久。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少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至。而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儘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眾感德。沉濯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

身尚在獄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亞蘓命。蘓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為蘓。亞讀如阿。蘓讀如來。

### 張羽軍

張暈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即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于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賓于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暈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為贈。暈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暈。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歧之語。投之必能納我。初泛長江。由毗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暈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暈出見。乃寶也。暈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為我知。已被罪出亡。于國法無執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遂致炳于千秋。敢告履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暈父張目奮其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幘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

命大索天下。實寄聲日久。恐事露累聲。乃與故所善郭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舉華南巡。實之僕告實謀逆。且屈指所匿處。捕實并逐聲與父。聲力辨。父脫罪。聲竟論斬。減等流秦。凡官於秦者。高其義。皆願與父。不以流人目之。為之營居常安市中。造其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携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在異鄉矣。余惟覺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其悍之色。見於眉宇。如久交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為雅。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 義娘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劍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



東闕往來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語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為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遵。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井以辦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緡。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即此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就一樓為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凡坐。不聞有步履聲。效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諸生終者。

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筮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為同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為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即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鬪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為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留別也。余以稿呈。中有滌字。訛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紙改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踈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于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日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家。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求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實其墨妙。多藏皮于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脈勝續編卷三

事脈

吳江鈕琇玉樵輯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叅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儀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拜練裙否則終身荆布而已。屬壽者纓紱輝華伏牖者襦袴僂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誡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致新城之文蒸貽芳衣冠接武號為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無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釋史宗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達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聲莫能治腹鼓可對候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喉簧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遇前過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為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東梓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霧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橈之側，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為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

見玉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墻。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截紫。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髻長垂腹。眾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眾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潭儀。以達天衢。尤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拚播。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從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眾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進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眾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傲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闕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眾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貴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

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極深。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眾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來。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闕在望矣。既而及闕。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室。終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曰。員冕笏傳旨。令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眾役叩首門外。惟聞音樂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款帔者二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眾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惚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眾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為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莫魚腹。其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

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債。命小艇送附。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嚮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元時陳季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珠盤進。及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季舉箸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為人面魚也。

###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為雲客先生之子。幼奉乩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其能。茶蘇練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還腕。不假思索。始為詩文。繼為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練閱獲舊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余友吳大澐與彭有舊。得其體裁。秘本示余。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即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蒲城王孝齋名鯨。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即已名。尚未識耶。鯨為紫冠之鯨。古謂之情梁。故字書止有梁音。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學生沈龜。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龜字。乃破龜為兩。呼云合龍。識字之難如此。王鯨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為江西督學。遵令之司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鯽。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鯽餽之。揭書鮮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相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知書之胥。白謙可令人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為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詢。謙行則行。諫止則止。不踰年。拔為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



同知斛秩歸。儼然據開封楮神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講。其一字官乎。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覺墮驢。適昌黎韓公與從而出。遇於塗。島以質公公曰。敲字佳矣。島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展子陵祠堂記。末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師也。

### 李氏之富

江南秦與李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李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僦尤稱豪侈。其居統牆數里。中有複道。通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八。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霖氣侵澆。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猴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寸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閨燕寶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金具焉。及筭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態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即索

二人參龍眼等湯。梳篦雨事已向午矣。飲食必依精危為之。乃始下箸。食後觀族  
牙。或或火洞簫一調。又復理阮。極弄夜宴。故凡要李家姬者。絕無屏色之娛。但  
有伺候之煩。經營之辱也。

溺妾入夢

山東單務政。號秋屋。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京師。秋屋有妾少而艾。甚見珍  
寔。居久之。請假歸省。慮妾隨與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潞河。俾其母偕以行。  
甫出津門。狂飈驟發。舟覆而歿。秋屋抵家後。妾計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  
之京。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逢西日已落。投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  
床。固不足以肅尊容。且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微倦。遂強而  
入宿焉。秋屋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  
紅綃一縷。頃之又於紅綃上。叠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未幾相裙。垂地。玉顏  
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昔年沈水之妾也。歛歔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罹  
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生。君家為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  
於長壽寺。設水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庶免陽殛。言訖。仍隱壁而去。秋屋如夢始寤。  
大呼有鬼。群僕燃炬四照。罔無所見。曉起尋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

舉雄與妾語通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堅握。不展。展之。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屋季弟孝廉務劭。富與客道其握黍之異。

### 象聲

都下有為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象響漸臻。或為開市。則塵土啟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為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阗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吳南郡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者有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益得嘯之遺。愈而極於變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 白葦散

明萬厯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菽。家產蕩盡。適有表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住依馬。至羊城太平門訪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緒忙迫。閩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為質。渡主憐而免之。迨於登岸。則肇慶府

而非香山縣也。益徬徨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閒遊街市。仰見督院榜示。府中公  
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  
弱冠而身染黃病。吐嘔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百治不效。故有此示。  
茂自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以博一飽。不則誼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於  
懷。為守役所見。執茂赴轅。傳鼓言其故。即命延入。吳坐中堂。茂憔悴藍襖。蒲伏階  
下。吳問知醫乎。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也。命起而與之  
坐。少頃左右扶公于出。面黃如金。而腹大於甌。奄奄僅存一息。茂畧作按脉狀。漫  
曰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  
能愈。進一草方。當獲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軍官與同騎而出。茂杌然已久。忽饜  
珍珠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請停騎於此。聞薊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  
中見鮮草一枝。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聯轡還府。而日向夕矣。  
茂固不知白草之能療疾也。即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亟命煮湯進公子。是夜宿  
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內傳林先生甚急。茂驚懼不知所為。及履而  
入。見公子坐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一器。中有三紅筋。  
折而細視。則血裏人髮。糾纏成團。今自吐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其

敦。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公亦至。再三稱謝。茂意甚恂。惟唯遜讓而已。留  
閱數日。設宴召茂。贈以冬夏之服一篋。黃金十笏。白金三百兩。樓船甲士送歸龍  
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道矢處。發白草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  
為草。以驅髮癢。宜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岐黃之術。而家日以饒。嗟乎  
天下之人。鮮寔學而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 嗣姑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僕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  
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  
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  
甫下。熱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為男  
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詭其妄。鳴於官。質驗果  
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庵。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  
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泯。瑣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劇。紅顏忽作  
男兒相。却却羅衫蝴蝶褰。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鬢樣。

### 名字甫定

金文通公之後。世居吳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院。南居者貧而勤學。北居者富而寡文。方公在娠時。其翁缺宿南村小樓。一夕忽有砲聲。夢驚偕寤。聞空中語曰。今夕吉時。為汝家德兒上梁。詰朝訪之。則北村興築新宇。鼓樂升砲也。地極闕。故制尤壯麗。廣庭夾道。環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公生而彌月。太姨襁携外氏舅。問甥有乳名否。曰未也。舅命之。舅曰。觀其形貌端純。似有德者。可名德兒。太姨憶空中語。心頗喜訝。然秘不告人。閱三十餘載。公已貴。而北業漸替。以其居出。需太翁受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嘆息數有前定。始與賀者言其事。公少時遇運孔者。詢終身祿命。孔曰。汝豈凡人也耶。故字豈凡。

### 餓餓

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溥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呈卷。上廉知之。以為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蔭巖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蠹邊更着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餓餓。蟠律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為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餅三十六枚。養之至盡。餓餓

都下方言也

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艷冶。儂態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話。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局置花市。畫樓窮極珍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以為瓊益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為所流白。蔣以新者自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留茗話。徐生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婿。我謂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棧。懸玉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宴笑之歡。則富貴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當深閨畫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徒倚曲欄之間。悵望廣廈之內。寂寂蛩音。忽焉腸斷。此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為無價寶矣。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坐對也。徐

生大笑而別。

澤民實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為邦本計者。莫先於興利除害。害不除。則利亦不能興也。故出而在外。入而在內。凡有地方之責。其於民間疾苦。或因時陳告。或即事顧隨。其相其可行。而後為。其既期於必行。而後止。議定一朝。澤流萬姓。則言與人俱不朽矣。河南自關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天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亭為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掩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詔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繕何出。請悉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江采白名蓁。漢陽人。錢再亭名晉錫。太倉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眾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琵琶也。崇貞未闢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聞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齒質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歌。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惜。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關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千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矣。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乃遣二騎送回蒲。

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夜光

藍田幕客翟修齡言於康熙三十年四月陰晦之名。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間。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朗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昔于頔在海南時。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是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有光照耀天地。遍嶺南悉見。乃知是鰲所為。秦地去海萬里。何由得光。蓋深山大澤。俱有龍蛇之屬。不第金鰲有光也。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棚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為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閨館。絕遠羈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盃。更侍

遽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頃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遇。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中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媾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眾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闐如。而蟠乃毒誓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避。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鹿。既被謫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硯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 猿風鷹火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

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通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里。迴望來處。雲霧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救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風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獲笈竊得道書三卷。投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未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

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孔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吞不下一曉。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喪天之術。宜其于神怒。遭冥誅也。

###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峯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

城適當其時。自有亭以來。城牆頽墜。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為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為然。卜吉鳩工。以燼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燭不熄。不搖。

奇嗜

南海孝廉李樛。字倩。為性嗜醃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饌。以為褻而不供。則怫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雉狼籍。其用醃鴨。日以數十計。悉其尾。瘞未下金時。即命家人剖投牆外。倩為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足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愴父哉。世不愛竇。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隣。日享其醃尾。為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候。則攢眉蜚口。不可下嚙。倩為獨嗜。純青者。蘇以香山鹽蝦蟹。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醃鴨尾。日又慰我饒耳。庶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糖也。輒怒目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答。

兩夢

尚標山名崇乾其先番禹人本姓蔡鼎革後尚藩立為嗣因冒姓尚自言番生之有文名者唯余與盛某相埒士子秋闈試後盛某之弟夢一貴人烏帽絳袍鼓吹登堂指揮胥役上文魁匾額詰旦告其母與嫂同是夢也後二日復夢前貴人到門除去匾額付年少頭陀投匾於水頭陀坐其上蕩漾而去旦又告其母與嫂夢亦如一及榜發標山獲薦而盛某被斥訪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藝已入彀因二場表語不合以標山卷易之標山又言微棘之晨夢過荒寺恍若舊遊因於佛前嘿禱心期獲雋展拜間聞有自然祐爾之語出金剛口中再登後殿見一人手敲桐魚坐而誦經余側窺之亦頭陀也貌與余酷似未幾喧呶聒耳慢然驚寤則報捷者在門矣嘗觀人世之夢變態萬端恣如夢幻科名持其一耳有夢而失之者有夢而得之者是又夢中之夢也盛子失意後不久徂謝標山由縣令起家生有豪覽文譽顯著此亦頭陀之善夢者哉

紅衣土偶

京師劉光廷有棗園在東直門外其實長白甘脆稱為佳果熟時園丁晨起看視踰夕軌減而莫測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竊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

詣園。恰值月夜。持桃梧伺於樹隱。至四更。僂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即納口中。先廷植梧大鳴。紅衣者飄瞥。飛去。光廷閉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地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上偶積瑛盈寸。唯右側紅衣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業者。舉梧奮擊。破其像。腹囊斗許而歸。

###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信堪輿家言。求諸冥冥之巧骨。茫茫之頑土。謂富貴當安坐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書曰。前有滄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農居者絕少。園豬澤居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為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墓處也。其後二十年間。其子若孫。無不病目。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氏子大懼。即別卜別窆。而故穴為俊卿所得。富氏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有一山人善相地。為富家卜。其夜卧於穴。土神呵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遷。免禍。明旦以告主人。其家遂別葬。然郡中大族。



並無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問家有異者否。曰。我父枯骨尚在淺土。遂以地言於柯。移父骨瘞於其中。生子曰潛。景泰卒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讀。然則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冀。乃祖父之歿。輒延地師。徧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稱地師之神者。晉有郭景純。宋有張鬼靈。然景純自知命盡而不能逃。於刑誅。鬼靈自知數促而不能免於大拆。况其術萬不如景純。鬼靈而欲為他人祛禍就福。避凶趨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 樹怪

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爐旁踞坐。諸禪侶驚愕散匿。石濤凝然不動。徐舉鉄火筋。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筋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携筇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槎枒如人。樹本上有橫坎。廣七八寸。鐵筋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即此怪也。遂命僮所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大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富推石濤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巖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携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為逆乎之不聽。悻悻徑回龍巖。黃以袱藏船尾。約馬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廁周視。傍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為山賊。妾指現繫州獄。昨遣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為酬。今需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絮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甯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橫棹荒村之側。村岸為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為儲米器。甚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誑云。我有寶瓊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

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舁而上。饗錫傾囊果皆白銀。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茅墻。卧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為善者食其報。此天錫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還家入城。遂終事焉。

###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社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釵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林。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為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宮。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感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為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為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為以。暱紅咎西崖也。

### 少陵骨

至元十年。爲中山以東漕掾。出使延安。道經郿州。士人傳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樹州市道傍。色青質堅。人骨一具。跌坐於內。與石俱化。而狀若生成。按唐書文苑傳。南陽家避亂荆楚。寓居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湘。不久亦歿。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南之柘。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則少陵枯骨。應在首陽。何由而見於郿地乎。今夜郿州月。閨中只獨看。此少陵寄家郿州。在長安憶其兒女之詩。亦不久居於郿也。乃後之好事者。因拾遺官號。而訛改婦人之棧。因偶寓郿州。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猶不免爲名累也。如此哉。

## 十力前知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分書。為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詒虎大威兩總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索禪卒。已從空隱說法於廣州孝光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泥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大勢。尚搗管中。嗒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曰。明末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革命。二樵問聞李連營十八。大者十萬。

小者不下四五萬已破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貴臣多有為其心腹者。草野之民受之久矣。代興者豈即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闖賊披猖。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雖有烽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厲草之繁哉。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矣。未八月。十公坐化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亦亡。而本朝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驗。

###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試浙江。偕潘入闈。潘得許汝龍卷。亟賞其後場。五策亟稱於太史。因此入授。撤棘後。許謁徐。并見潘於武林館。行尊為小座師。己未。潘以布衣應詔。授翰林檢討。康熙壬戌。分校禮闈。許卷仍以潘薦。成進士。遂為真座師矣。汝龍改名汝霖。今官至禮部侍郎。

### 岳家神兵

余家吳江之北麻村。居瀕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晦夕。遙見燎火徧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隴。其行甚速。鉦礮喧震。而絕無人聲。湖內之舟。舳艫相接。桅燈高入天際。其燈皆書岳府二字。村人舉家出走。驚以為盜。久之乃滅。及曉訪之。遠地百里。

內無不有此威以為忠武神兵道經吾邑也

脈譜約編卷三終

鮪賸續編卷四

吳江鈕琇玉樵輯

物賸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利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隻。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十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畫水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間。自卜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雨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偏購法書名畫。日夕摩玩。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為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以若寫無形。而為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為巖灘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佳哲棲隱之

水也其題為雁蕩飛泉匡廬瀑布三峽驚濤五湖夕照則勝地垂名之水也其題為曉月乘潮晚紅收雨風卷寒漪烟合秋浸則晴雨朝昏之水也其題為炎浦蒸霞寒溪飛雪秋水駕浦夏涼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為暖沙卧駕方洲飛蝶浮渚繁英海濱群介則水之假形於百物也若夫曲渚平川長波滄浪觸其潏潏思若撼城引其淪漣輒欲放艇臨其激滂花月迷江逝其滌回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余族兄素庵雅擅丹青見而驚嘆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石茹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白蜺

廣州海中有白蜺塘長三百餘里皆產白蜺二三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蜺微細如塵飛落海水秋長冬肥貧者買以代蔬前朝何公經以副都御史罷官家居偶思食蜺適蜺過其門探囊無錢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獸

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遙見晴空有青色龍飛逐怪獸其獸偏體純赤狀如巨狗青龍撲舞而前此獸吐火迎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物九命

鹽官朱子薄遊西山。見五色蝴蝶。斃於崖間。拯土覆之。曰。蝴蝶塚。弔之以辭。憫其文而不永於年也。茗中吳太守。有餉水禽者。見鴛鴦一雙。義不忍食。命童子瘞於峴山之陰。自為文祭之。立碑明霞亭側。曰。鴛鴦碑。憐其文而偕罹於禍也。嗚呼。文章尤命。獨入乎哉。物亦有之。

狻

狻生東粵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狻。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絕自愛。尾中毒矢。即自嚙斷。未聞其以獮猴為食也。余聞南海陳恭尹。狻賦而甚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賦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擊。狡兔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狻。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而跪。狻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捫胸抵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滿沈。使自拔毛。須臾之間。既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嗚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植梨橘棗。上千層雲。危柯夭矯。棘蓬未剖。青柑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舉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操刀學割。屢舞蹩蹩。彼肥頗屬。

沐而衣冠。吾聞福始。是曰福先。果為狻飽。更被惡言。謂汝不臧。飲水刮腸。謂汝不潔。保濯於江。故曰足可躍。臨於機。翻可奮。弋於絲。坐客辨有。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目擊狻之為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狻以况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狻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 孝牛

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衛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過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是乎著。康熙二十三年。王樵子適在湖口。聞而嘆曰。五常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為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酬恩也。有義駒矣。能助勇也。若夫

牛則龐然蠢然。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背親忘讐。其尚得覩顏而襟裾於世耶。

### 白蟻

粵處天下之南地。以陽勝。而為害於身者。皆陰類也。一山水多盜。一場屋多鼠。一草木多蟻。蟻之屬。唯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粵東潘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為銀窩矣。

### 粵之貓

鼠之橫無過於粵。而貓之昏庸狃情。亦無過於粵。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啟乞貓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獪。厥質亦迥微。朋聚工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貶。饒同善飯頭。暴比橫行噲。倉偷自詫肥。穴氣甯辭隘。唯思淮南舉。不惜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敝廡。公然肆相欺。遠告來別界。嗚嗚嗚。索頻罕罕緣。悞快伺暗忌。燈然聞腥喜。餐餒空床印。疑塵高壁墮。墮塊核遺。巢果亡。汁覆罌。齋瘞毒。寔駭怒。聞急雨。疑流蟻。書殘費補裝。綢泥煩烘。入廁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不修司捕職。垂頭豕瘡。疇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械。尋嶼設機。煎隊徒吹。藪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銜蟬。許贈不

以冀頗得縱驅擒淨若刈管割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憐高枕幸無恙君患當再拜薛文清瑄猶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鋸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繫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繫適覩出故難離嗚啾啾焉遽起捕之比遂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啞難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心忪忪穢穢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扃穴相告云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離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啞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才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啞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觀於高與薛之詞則貓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擅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粵矣

##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而上而林木不得蔽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為之背穹而旁設四周加以墜茨前後多穿小隙為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

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為蜂博士其數十人寒則擁翅以煖之熱則鼓翅以涼之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情。刺而舁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稱王分封而出稱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群蜂列隊伍以為環衛若其所從之玉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群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為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遊北固山見群蜂擁蜂王而出遇鷲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童瘞焉而為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

### 石長

揚州江都上家中庭有石苔蘚乍開萌粟徐鴻察而視之日有加焉邗上名為瑞石有賦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迎年非有培而自益雖城錢罪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褊小棺後有石如筍止高尺許霏玉官日尊石亦漸長至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學畫

王秋山工為學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襯。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撇開絲筆。薛娘針下。碎裝靈絲。綴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免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席上。公舞如戟。啣觴燭底。人醉如泥。枝至此乎。誰為是者。長嘯疑疑。不是伊。何疑。疑疑。紅窗金剪。另有蠟眉。

奇觚

長興朱義人好古之士也。築一精室。名鵝紫。列於室者。酒尊韻葉茗椀。食箸多取諸竹木自然之質。其最異為鵝觚。觚之屬凡十具。一曰西母腸。合之則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曰醉綠天。形肖蕉。一曰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錦。裏曰洞庭。渡曰靈湖。冠曰鯨濤。曰露珠。明曰一卷書。參差輪囷。名肖其形。用以觴客。洵稱奇器。其名亦質而新。

塔影

松江城內傷有四塔。曰普照。曰延恩。曰起果。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於西壁上。不知何來。崑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內。宅後新築憺園。園中樓榭參差。桂竹翁卷。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於園西偏小池見之。藻波峰石間。宛然小浮圖在焉。因即池上構軒曰塔影軒。其園中之他池。與他園之池。則無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 論虎

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獾猛虎懼而伏地。虎以唇含其頸。竟不噬。啣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內。仍以葉覆。耽視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墮。遙見前虎背負一獸。逸體斑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負之。距步緩行。若與卒之昇貴人者。漸近葉溝。下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栗。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而去。虎腦潰而死。二乃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駁者。如馬黑尾。一角鋸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駁者歟。夫戈二之為虎獲也。虎欲以二享駁也。全其膚骨。而不敢傷。密其度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

為與畫清為俎以饜其欲虎之論較可謂至矣而其實其勞反責其詐卒之克名揚而增體裂行論不效乃以致欺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桃核舫

姑蘇金老親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為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啟窗而觀一几三椅中袍而多髯者為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為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揀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櫂外而舵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大觀灣

東安西甯與羅定州三接壤之間群山盤鬱猛獍屯聚前朝陳倫進兵開復即於



其地設立墟場墟上建一社壇壇前小河匯而為潭潭廣數許水深宵不可測名大觀潭環墟二十餘村每歲二八月丁後一日各村長幼咸集約二百餘人赴社其將祭也潭內必有大鍋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溢不漏祭畢合飲則人人足給仍以其鍋還潭鍋自沉潭底及屆祭期鍋復浮出歲歲皆然大觀之名所由昉矣墟有碑記之

###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魴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之玉面狸比諸佳人西子以浣紗始以泛扁舟終蓋其性樂水而一入吳宮便能亡國河魴於桃花春漲時或驚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至殺人似之趙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枝初擘鮮實狀若兩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似之楊太真舉體豐飽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所獨玉面狸以果為糧至秋乃肥躬裹蒸食脂凝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甯波江瑤柱洞庭楊梅宜興柿狐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 蘇州土產

長洲汪鈍翁在詞館日玉署之友各誇鄉土所產南粵象筍西秦棗齋齊魯有橄

蘇海錯楚豫有精聚良材後舉備陳以為歡笑唯鈍翁嘿無一言眾共柳榆之曰蘇州自號名邦公是蘇人甯不知蘇產乎鈍翁曰蘇產絕少唯有二物耳眾問二者謂何鈍翁曰一為梨園子弟眾皆撫掌稱是鈍翁遂止不語眾復堅問其一鈍翁徐曰狀元也眾因結舌而散

天井

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孫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於其前空方丈之地為庭亦曰天井蓋取象於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尚書山東王鴻臚奏事 上前 上問卿年幾何奏對曰臣不敢隱臣今實年八十 上問居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甚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倖享餘齡致犬馬之報於陛下耳 上命以方進次日恭進繕呈 上見厲跪起輕提顧左右曰八旬之人雙鍊如此真福德老翁也厲出即教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陰乾川續斷酒炒韭子微炒枸杞子酒炒

淡實

四兩乳汁并蒸

沙苑蒺藜

四兩炒

光絲餅

二兩

蓮肉

二兩乳汁并蒸

懷山藥

二兩乳汁并蒸

赤何首烏

四兩九蒸

破故紙

三兩酒炒

核桃肉

二兩水飛

金櫻子

三兩去毛

白茯苓

二兩乳汁并蒸

黃花魚鱉

三兩成珠炒

人參

二錢煉蜜

如梧子

淡鹽湯下

武進鄒言倫

常遊其門

聞之

王曰。吾自中年以後所御藥童姪女共六十有八。而體未嘗疲。萃仙丸之力也。

此語入邪。不足為訓。

### 雪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失去貓。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減。瓊花公主之銜。蟬婁崑崙姪也。

### 玉籠

燕湖朱人瞻為高陵令時。携有家藏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眼上下。上文較旁稍疎。外有一壘。伏而俯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俱極生動。其雕鏤精巧。疑鬼工所成。

### 鼠魂

嶽松禪師姓畢氏。余室之族弟也。習靜於新城之地。藏庵。忽得異疾。遇有微響。如蠅翼之動。輒驚怖欲絕。因鍵錮其戶。潛臥邃室。餽以食者於暗中。嘿然進之。師亦

瘖不能語。首點指畫而已。晝夜不合眼。二年有餘。百藥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醫士崔維巖。初設肆於市。群醫即以瘖師之疾告。崔曰。聞之方書云。凡猫逐鼠。鼠則先失其魂。遂伏不動。猫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氣。以鼠魂易人魂。故獲此疾。然易療也。瘖師延崔診視。投以解毒安神之劑。不旬日而愈。

### 鴈翎刀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為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堵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即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上。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犄角枝牙。毛肱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醜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闖。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鴈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於是瀕海之怪遂絕。

### 頃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獠獠部落也。中國有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筵水席中。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裹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面頰發頰。皆酩酊而散。謂之頃刻酒。

### 豕蛻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約五十餘斤。晚卧墻下。飼之。不食。捶之不起。視其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剖而驚之。而日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徧體作粉紅色。委皮於地。若蠶之蛻殼者。然口噉噉有聲。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并携所褪之皮。送於福田禪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尤堅。而舊皮連蜷。尚挂於壁。

### 瓦溺器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携歸。置於卧床之側。夜起小便。適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將殺丁婦。丁隨於床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

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誓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仇。怨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為恣。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 助雷殪蛇

英德縣合光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箭囊。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慧。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即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年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 噬逆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海飢。斗米十錢。道瑾相望。渭南縣民趙千。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金甌。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飯糗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

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與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携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上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掘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為虎噬。投擔委衣。殘骨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絕。走時。商州守戴良佐散服。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酸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濟南。養姑。感泣而歸。

### 金銀變化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遂鑿拆筒。展視。忽變小蝦蟆。一頭眼若黑珠。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青膩俱見。趨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徑路。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我饒裕。天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取數。每因人心以為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進而欲據為子孫百世之業不亦慎乎。

二六〇

脈譜編卷四終